



01108

皇明館課標奇卷之九

大學士

洪陽張先生

太史公

四山鄒先生

論類

王者敬日論

五月末旬

楊繼禮

立意平正

夫王道何其近而忘平而不可竟則積勤者難為功也伯業何其驟而炫奇而善動人則乘机者易為力也然積勤難矣難則可久乘机易矣易則不可繼可久故數百年之後猶賴其餘澤三代是也不可繼故沒身而已三四傳之後斬焉無復能及

館課標奇

九卷

富春堂

王伯之所
以分

者桓文是也桓文猶然况其下者乎是以立國之道志于王則無怠日志于伯則無怠時既不積勤又不乘時國歆無亡得乎雖然伯者視庸君世主則遠矣懸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甚則何也惟積勤則無間無間故密密則仁心溼澤若膠結而不可解民之視君真如赤子之于父母即欲一日離之而不得也夫誰得而散之惟乘机則有間有間則踈踈則惟于可立名可徵譽者致力焉餘皆置之矣君之御民不過如祖公之御祖其民亦如衆祖之驟視于朝三父之而終覺其詐

伯道與王
道心術之
間稍分耳
三代而下
悉強道七
道耳安得
起桓文於
九原而與
之辨王道
耶

也。又誰得而常合之。苟卿對應侯之言曰。王者敬
日。若曰。惜乎。秦有王者之形勝。其吏民風俗。朴茂
近古。獨奈何不漸之。以王術。乃稱伯哉。又不能伯
而專務于強。以趨于亡也。故校秦之後。卒併天下
則伯之餘烈也。其後不再。世則棄王道而不講。併
伯者之意而失之也。吾觀三王之世。禹股無胈。脛
無毛。蚤夜以勞萬世。湯昧爽丕顯。文王日昃不遑
暇食。夙夜罔或不勤。周公待旦。而其垂訓子孫也。
辨色而視。朝朝退而適路。寢聽政。晝以訪問。夕以
糾虔。雞鳴有警。宴寢有箴。此豈真以萬乘而日躬

嗇人之勞哉。則王者敬日之謂也。積日以成月。積
月以成時。積時以成歲。積歲而成必世之仁。百年
之禮樂。計其初。認認業業。積累漸摩。卒無一朝可
喜之功。其視伯者之朝下令。而暮頌德者。抑何其
渾渾不見跡也。然聖君賢相。終不敢舍勞而就逸。
舍其難見。而啻其易成。則亦權其右。赫赫者之終
不如渾渾也。後世人主如漢文宋仁。其恭儉無怠
庶几王者敬日之意。若齊威王之烹阿封即墨。三
年不蜚。蜚而冲天。則亦伯者敬時之驗矣。苟因循
戲豫。內有所溺惑。而外不勝其憚頽。無望兢業如

王且不及伯矣。可不戒哉。可不惧哉。
評 就題發揮不着色相

王者敬日尾

館課標奇

九卷

三

富春堂

此
且平天向笑口不無其可不

聖王之田論

喬胤

不假也
而且寫出
顯意

夫天下之至不可拂者人情也。而其至無厭者亦人情也。人情不可拂，而上之人不知所以順之，則怨生。人情至無厭，而上之人不知所以節之，則亂滋。二者之為皆過也。聖王則不然，聖王視天下之人之情，若農之有田也。而其視治天下之人之情，若農之治田也。農人不欲使穉穉，害嘉穀，故田土有畔，不敢一日而忘鋤治。聖王不欲使邪僻害正性，故禮義有教，不敢一日而廢節制。夫節之使不得縱制之使不得逸，若似乎不近人情者，而聖王

第課標奇

九矣

四

富春堂

天道有生
有殺聖人
體天之道
盡可廢即
制哉

務焉。何也不如是，不足以消天下侵軼踰涯無已之私，而成順軌守法之治。蓋以逆之道順之者，也不規諸天乎。育以春夏潤，以雨露萬物莫不遂其生生之情，而至於秋冬之交，霜雪之啄，則又未常一時假借焉。天子萬物之情，似拂之，而實成之。此天之所以為天也。聖王之道，天之道也。是故見天下之情不可拂也，則務思所以足其欲。又見天下之情不可縱也，則務求所以節其流。夫然後天下之人各安其情之所得，而大順之治成，亦猶治田者灌之，溉之，栽之，培之，而于狼莠則務是去焉。

語云稂莠
去而嘉禾
茂豈無本
與

斯苗而秀。秀而實也。故曰以人情為田。故人以為
與也。蓋嘗縱觀上世結繩而治。垂衣而理。上下熙
熙。何其簡也。其後人之情實日開。日巧。而聖王之
所以治之者。亦日以詳。於是。有五禮六樂八政五
教之制。于是。有五刑七征九伐之法。聖王豈好為
是拂情之事哉。蓋人情之動。有常有。妄飢寒之於
衣食。困苦之於安逸。此人情之常也。所謂不可拂
者也。聖王不忍逆也。衣食之厭粟帛。風俗之豔淫
巧。此人情之妄也。所謂至無厭者也。聖王不敢縱
也。是故其治之也。猶治田然。修德以耕之。闢其蕪

歸課標奇

九卷

五

富春堂

聖王之所
以田正欲
措斯民于
熙皞之也

援引停妥

也。陳義以種之。治其畔也。講學以耨之。芟其莠也。
本仁以聚之。飲其實也。播樂以安之。飲其美也。蓋
聖王修義之柄。以治人情。始亦若苦之。
而卒相與安焉。忘焉。遊於大庭。無懷之天。而同歸
于無情焉。此極治之軌也。噫。非聖王其孰能當此
者乎。晚世闇于此道。如秦隋之暴虐。人情固有所
不堪。而晉人放蕩侈靡。流深成風。為人君者。莫知
以禮義正之。卒相率而入于亂。豈非順乎人情。而
不知節者之明監歟。雖然。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
田。世未有已不治。而能治人者也。故書言庶民無

遜比而必曰惟皇作極噫至矣哉 張同德

評 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可誦可傳以一天下

逆夫天下大矣民生至廣矣帝王以淑然之躬

而長百姓而作之君使百姓與我相維係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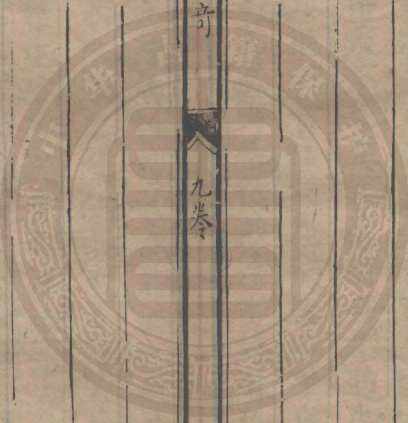
有之廣且憂其渙若徒震之以聖王之田尾而無

鉛印課極奇

九卷

六

昌春堂



者手脫也開于此道如秦隋之聖王之田畝有所

不堪而晉人放蕩侈靡流深成風為入君者莫知

以禮義正之卒相率而入于不義豈非明乎人情

不禮節亦常之文藻粟之叔何能可辭而去人之

國以帝必曰對皇於懋憲至矣哉 故書言庶民無

其引信文

紀綱法度論

張同德

不得其要則徒疲刑骸如衛石程書衛士傳驗之類是已

帝王之治有所以維天下之具而後可以一天下之趨夫天下大矣民生至廣矣帝王以渺然之躬臨長百姓而作之君使百姓與戎不相維係則九有之廣且憂其渙若徒震之以威劫之以勢而無美政良法以為之整理則上之精神愈勞聰明愈竭亦卒不得胥天下而使之一何者無其具故也治天下之具大端有二。不過曰紀綱已耳法度已耳紀綱者秩之為體統以正民之趨也法度者頒之為憲典禁民不得不趨者也兩者備具則上有

詳譯標奇

九卷

七

富春堂

即離翰以雙言治天下無具者

所建立下有所持循。治古之世薄海內外身臂相使。願指相承。莫敢不悉心以奉王章者。此道行也。蓋嘗論之。天下大器也。治天下猶治器也。治器者先規矩。治器者重章程。假令翰離操墨。匠石運斤。而規矩準繩。置之弗庸。則師心自用。欲其協方圓而成利器者。曷繇也。况于治天下者乎。乃世之論治者。則曰華胥大庭。無為臻理。人亦惟垂衣觀化。淵默受成。已無餘矣。安用此紀綱法度之為。兢兢即嗟乎。是何不諳治道如此也。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之治亂在紀法。徒善難行。古記之矣。非紀

以法度而
濟純綱之
所不及諸
得精透

綱何以總一天下而定其規模非法度何以還量
紀綱而維之不墜明主知其然也故現時變察人
情斟酌益損布為一代之治體辨貴賤尊卑上下
之等頒車書軌度名物之數畫郡邑郊圻州牧之
限審權量丈尺斗衡之法體統嚴正規制洪遠其
紀綱既已森然不紊而又肅之教令頒之條約陳
之藝極訓之語言至有作奸犯科又懸為不赦之
辟一其耳目束其心志而以法度濟其不及有紀
綱以正之有法度以齊之無論好脩之士敦義之
民知欽王度即有頑鈍地所稱至亡行者亦莫不

館課標音

九卷

富春堂

其人存則
其政舉聖
人之言所
以為萬世
法也

束於國家憲令而不敢犯紀綱法度不可一日弛
也詎不信哉顧治世者法也用者人也世無不行
之法亦無不弊之法惟人之用法者何如耳風愆
典則周官洛誥今固在也當其子孫已有不勝其
弊者非法亡也法則是而人則非也故祖宗以紀
綱統人群而後且察而弗振祖宗以法度警四海
而後且玩而弗肅豈非晏然之易溺而積習之難
挽也哉有紀綱法度之司者慎毋自弛其柄以貽
隳先業則治安之休即萬世如一日可也

評 規模正大氣象醇和

經術經世論

焦竑

此經緯之所自來

經術所以經世務然乎哉曰烏乎不然也然則用之而不效或反以債者何也曰此不善為經者也夫聖人以其光明澄澈之心潤諸身流溢于家國天下不得已而有言焉而天下誦而法之以為是萬古不易之常道而名之曰經此豈可以章句讀而文為泥也哉說文曰織有經集絲為之經常而緯變夫經之所為經而已緯以成之則經所不能言也故孔子貴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善為經者得之而不善為經者失之有以也善為經者如孔子

錦標奇

九卷

九

富春堂

善用經者如此不善用經者如彼

之學琴于師襄也習其數矣又欲得其為志習其志矣又欲得其為人所穆然深思焉有所皇然高望而遠眺焉而親見文王如是其思之精如是其誠之至如氣蒸物而無久不透如水浸物而無久不洽靈府豁然以啓恍然如大寤之得醒而不知經之為我耶戒之為經耶於天下之全至而儉往者渙然若春冰之融液於澤而莫禦故足以牢動應變而不窮不善為經者不然桎梏于章句束縛于文為彼其身心性情之不理而又何以經世哉故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

無言之經
充出人頭
地之論

刻舟而求劍。按圖而索驥。以為經術在是。美舉而措之天下。其不窒幾希。故劉歆荆舒之周禮。遂為訾古者口實。嗚乎。此豈經之咎耶。夫凝神之久。豁然以通。而後吾之心。始無異于聖人。光明澄澈之心。此無言之經。秦火之所不能蕪。而孔壁之所不能腐者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煦嫗覆育。萬物群生。潤于草木。浸于金石。何為而不成。何往而不得。于經世乎。何有。然舍經而懸想。未有不流于異端者。故孔子曰。吾嘗不寢食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嗚乎。春秋經世。聖人議而不辨。莊周尚能言之。而王氏乃以為斷爛朝報。廢不列。學官。是何知經世。然寧獨王氏而已。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諫。六經之用。如斯而已乎。則自夫子既成六經之後。尚為未試之書也。

評 經世文章

成已成物論

黃輝

一者藏于
淵默消雙
之中而莫
測其端倪

夫無所取而取無所予而予取予之至精者也。物生于天。天亦無攫授。物亦無博玩。一成萬足。無取予之形。而有其道。道無質也。渾然至一。一不可見。強命曰誠。無而非無之目也。以其非無也。故能無所不有。豈物物而位置之哉。貿貿者。不曠于生之大原。而私其生以為己有。擊之留之。其仍為己者。也。揆之推之。其仍為非己者也。人已岐之。取舍昧之。役己于物。嬰物為己。膠膠慳慳。物不必從。而依乎或失其所為己者矣。不知夫太極之真未嘗去。

館課標奇

九卷

十一

富春堂

講成物到
至精至微
之地

人與天渾渾。與地敦敦。與物徑徑。安之而非己。和休。倘鞅鞅。累九舌而達象音。是物無遠而非己也。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是物無類而非己也。又况乎橫目之民乎。聲氣相求。好惡相曹。休相蓋。戚相慰。安相居。瘁相勞。循之千萬端。放諸千萬世。無違忤格。闕而不可通者也。嘗試現于吾身乎。君我者。我君者。生我者。我生者。成我者。我成者。長我者。我長者。五倫旋焉。三綱統焉。六紀綸焉。吾之出入作止。云為愛憎報施。進讓有能舍是而獨之乎。無何有者。和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以

諸大舜之
誠以至於
無所不成
深為的當

物覘物其則不遠在祗而已。請萬物不備于祗者必其道之而弗喻。順之而顧拂者也。惟物不外祗故信可以及豚魚。而身不行於妻子。非豚魚近而妻子遠也。誠偽之机懸。而通塞異也。昔者虞舜父頑母嚚象傲。蒸蒸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夫父子之。兄不弟之。其為舜也莫甚焉。借令舜不已之。而唯姦是格。其自成柰何。唯天怨慕。祗載發于至誠。故已成為孝。父成為慈。弟成為弟。而陶成其器。耕漁成其讓。鳳凰百獸成其儀舞。舜何心乎。有之也。天動机通神。喻質効不馳而往。不召而來。惠

風徐生而百昌從之矣。故聖人在位。上成泰清。下成泰寧。何也。天地亦物也。所以為天地者與我。一也。天地人誠可相泰。是命曰三才。徒見天地之成乎人。而不信人之足以成天地。不亦大惑乎哉。子思子有言。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與仲尼所稱立達何異。獨性洙泗間多稱速肖。然猶有隱疑之。且悞其無言。蓋子夏之徒。日與天游。若不。能以其身為四時百物者。乃回參稱焉。無他。潛心守約。求諸已而已。夫成已所以成物。不求諸物。所以成已。故仲尼無所取而取。回參無所予而予。吾

以大聖大
賢為取予
之至精者
以結尤涉
大體

所謂取予之至精者乎。

評以心思澄徹直透玄關

夫猶知之契不可言得也自強之實不可言

求也道固不在言六國不盡述而世猶以言求之

則雖教之誨之習之勤之所聞成已成物尾已爾

館課標奇

卷九

十三

富春堂



此所稱立遠何異獨作次四開

疑之且釋其無言益于表之

以其身為四所首所首四所

精不心思澄徹直透玄關

評以心思澄徹直透玄關

性與天道論

沈 澹

無言西至
言弗闕西
真聞得聖
人之真銓

明于天人之故者。必有獨知之契。而有自強之實。夫獨知之契。不可以言傳也。自強之實。不可以言求也。道固不在言。固不盡道。而世猶以言求之。則雖教之諄。習之勤。所聞者亦止文章已爾。而無聲無臭之本體。卒茫乎不可端倪。故惟傳習久而信力及者。知有所不可言。知有所不可聞。知有不可言。則無言。乃至言也。知有不可聞。則弗聞。乃真聞也。善哉乎。端木氏之知其解也。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且昔者夫子蓋嘗

銘 錄 極 奇

九 夫

十四

昌 春 堂

及言性夫
雖莫測不
出尋常日
用之間求
之

言性矣。然而未嘗直言性也。則曰相近而已。夫子蓋嘗言天道矣。然而未嘗深言天也。則曰時行物生而已。夫寒暑晝夜之序。與賢愚不肖之等。此人所共見共聞者。而聖人曰如是而已。然則聖人終難言之乎。則其謂之不可得而聞也。固宜。而所云性與天道者。何物焉。果如是。第令學者。楷模矩矱。周旋進退。于聖人之門。步亦步也。趨亦趨也。言亦言也。咲亦咲也。色物像貌種。而肖。而聖人在是矣。又何用求于文章之外乎。嗚呼。愚於是用心矣。使天之道而昭昭已爾。非有於穆不已者。運

天道無間
之可息人
心哉微不
容偽而此
天為命

之則日月星辰都無所繫懸而况能乎四時均序
萬物使人之性而質々已爾非有至誠無息者主
之則雖有文章皆假設之物其極也黑白可以相
易而堯桀可以相非唯夫天不可與慮而實有無
間可息者故四時百物相代乎前而天體不壞唯
夫人心無端其智故無方而實有幾微不容偽者
故雖藐然七尺之身方寸之心而常與天為命吾
生者有涯而天命者無窮負有涯之具以立乎無
窮之間無可自暇無可自放喜怒哀樂皆有感召
貌言視聽悉有法程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獲言求之
日冊之問
而自得性
中之天

波舉天地之大兩風露雷之變水火土石之化以
至于生覆形載之有闕遺俱在我一人之身故人
性即天道也天道無心麗於生而後有心而人也
者有生之最靈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不変道
不変而人獨且得自息乎哉夫唯知其解者不求
天于天而現諸性中不求性于性而得諸日用之
間用能不以有盡視吾身而以無逸宅吾心是故
不必規語言兢兢尺寸而步趨聖人也言咲聖人
也色物像貌聖人也不窺牖見天心不出戶知天
道穆然存神于一室之內而獨與天通始乎知天

無息無言
無言無聞
非知性知
天者孰能
推測若此
哉

一結九引
證明白

館課標奇

九卷

十六

富春堂

卒也。天知始乎敬，天卒也。天全始乎先天，後天卒也。天且勿違，而况于人乎？何也？吾一念之孜孜，果足以始終元化。張翕陰陽所性，根於心，而天道在。我則動容周旋，固無適非天也。無適非天，而且得，有息乎哉？無息者，且得，有言乎哉？不可得而言，其言可得而聞哉？則信乎知其解者之自過之也。他日夫子咏化于川流曰：不啻晝夜，此以性觀天道也。其贊易之乾元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以天道體性也。而孟氏亦曰：知其性，則知天，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愚于此益足發明端木氏之旨矣。本本原矣。

評 剖破藩籬直窺大道

性與天道論

九月十五擬肆才第六

王象節

夫道之所以不明于天下者起于性天之學有未講也。夫性天之本體人人具之而人人同昧之。此其弊不在愚不肖而賢智為尤甚。何也？性與天道非二物也。性天與日用非兩截也。天有陰陽五行。人有健順五常。即性即天也。即日用即性也。顧人生而靜感物而動。有緣于性者動有涉于識者。性用事則感而無感。天道也。識用事則感而容感。人道也。性與識天與人判若渾淄而分在毫厘。學

以識對性而言用性則天道用識則人道使人明白易曉

館課標奇

九卷

十七

富春堂

舍人情日用以求性與天道不終莫也蒼蒼哉

者苟能探之未發之前以觀其竅察之已發之時以復其真。侗乎如初。渾兮若樸。日應事而此中不涉一事也。日接物而此中不有一物也。活潑流行。性與天道。蓋現前皆是。隨處逢源矣。何待索之真。真求之蒼。獨奈何本顯而深覓之也。本近而遠尋之也。本合一而支離破碎之也。本自然而安排造作之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分文章性道為兩。又分性與天道為兩。以可聞不可聞對待言之。遂使學道者疑聖人之默然。象語又皆神化之。

子貢何舉
之有乃俗
儒不善用
者之舉也

土苴糟粕。而別有性。天之秘懸于空虛真漠之中。而不輕示。亦大惑矣。自子貢之論出于。是俗儒下士。遂溺志散精于名物象數之學習。其粗而遺其精。狗其末而遺其本。而高曠悠謬之徒。又從而矯之。舍人情而言性。舍人事而談天。以洪濛為駕。以玄同為解。懸相寥廓。希心何有。甚至遺落常指。禮為偽。號為惡。逾驚逾遠。其弊滋甚。而非必愚不肖之過也。吾夫子嘗言性矣。嘗言天矣。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習也。出乎人者也。性也者。出于天者也。時行物生。形

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
之心也。赤
子之心。謂
不泯於識
也。

形色色。一一皆造化之心。而天固未嘗一一而彫刻之也。人性之上。不加一物。而二之。而三之。而鑿之。而飾之。人勝而天真喪矣。嘗試翫之。人生之始。赤子之初。委之金玉瓦礫碎之衣之。以彩櫛塗炭置之耳。則何也。智故不萌。歆惡未生。渾々沌々。此生之端。而天之倪也。欲識性與天道。觀之赤子之心而已。欲盡性與天道。不失赤子之心。而只是心也。昧者什一。鑿者什九。狃于氣稟者。固有增以智巧者。皆是。故見孺子而惻隱。天性也。出于內交。邀譽則人矣。受爾汝而羞惡。天性也。出于立名飾聽。

一貫為的
屢空為証
此子貢一
生受用處

吾道之所
以不同于
佛氏者正
是此斯須
之辭爾

館課標奇

卷之九

十九

富春堂

則人矣。故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于良知增一
慮即障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于良能上添
之學即賊也。易曰何思何慮非無思慮也。所思所
慮皆緣于性非涉于識者也。即謂之無思慮可也。
然則性與天道豈在文章外。而舍人情日用亦何
以盡性而知天哉。夫子他日曰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蓋深破可聞不可聞
之說也。子貢神大露而未沉見大穎而未寔。夫子
以一貫為的。而以屢空為証。賜其終窺性天合一
之妙乎。嗟乎性學不明異端並起玄者論性于落
地時。而舍孩提禪者論性于未生前。而遺始生皆
自以為窺天之道。立性之宗。而不知遠人生日用
之常。說之益玄悖之逾甚矣。張睢陽之言曰未識
人倫焉知天道。即以之進于聖門可也。
評 去物欲之私蔽復天理之真心

心之精神是謂聖

史繼偕

人皆可以
作聖但喪
其心而不
知求耳

今執塗之人而槩之曰其為聖人耶。是舉天下魁
颯然驚也。然使執塗之人而別之曰其不可為聖
人耶。是率天下翦翦然惑也。夫人也以天地為大
鑪冶鑄而成形。果莫擇乎。而聖之又奚擇乎。而
聖之夫使其有胃無心焉。則已。其有心焉。則必有
精神存焉。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際高蹻厚。化
育萬物。不可為象。以此保生。以此盡年。以此治身。
以此為天下聖人也。夫誰獨無心。誰獨且無聖乎。
奚必上皇而下王者有之。愚者與有焉。乃世之人

館課標奇

九卷

二十

富春堂

失于語者
喪其實失
于前者室
其虛用是
精神散越
均之不詳
為聖也

終身役役而不見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是可哀矣。蓋其端有二。或失則益。或失則損。損焉
者。以聞為媯。以隸為尊。口濁鼻薰臭。目亂於色。耳
滑於聲。心滑於趨舍。如樊之雉。籠之鳩。神雖王不
善也。而益焉者。則又駢枝于聰明之用。繫瓦於堅
白之間。於是乎五車以為鳴。十二經以為說。而容
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膏
為煎。桂為伐。而精神散越矣。損之者。苟以內仰乎
外。而喪其實益之者。強以外納諸內。而窒其虛事
業不同。聲名異號。其為失於心。遠於聖人。一也。闔

不損不益
而精金神
完聖人之
道在是矣

嘗反之。心之有精神也。至無而供其求。不可益也。時騁而要其宿。不可損也。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此之謂天府。是故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明。明則通矣。休則實。實則恬。恬則裕矣。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濬乎進。穢色也。與乎止。穢德也。韜乎其範。圖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脩乎其為。而出於無為也。為而無為者。聖人之道。是道也。狶帝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館課標奇

九卷

二一

富春堂

靜躁

思則得之
還以證聖
有味哉言
乎

故莫靈於心。莫妙於精神。莫大於聖人。故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和天倪。全天樂。而合玄同之道也。嗟嗟望舊都者。丘陵草木之繆。入焉。十九猶之暢然。逝空虛者。聞人足音。翫然而喜。去之滋遠。思之滋深也。人之有是精神也。雖其既失。而未嘗不慨然求復之也。奚啻足音之思哉。及其一旦憬然而得。見見聞聞。自本自根。一念之中。還以證聖。舊國舊都。未足喻矣。然道不欲驟。驟則不甘。功不欲強。強則不順。水鬱閉不流。必不能清。而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乃靜也。故夫不約持而定。不纏索而

修之四者
而求之聖
人之道不
遠矣

脩。不枯槁而聞。不專引而壽。去助與忘。循乎其常。
而精熒焉。而神全焉。而心體復焉。夫牧羊者。夫養
雞者。夫承蠲者。夫解牛者。希聖之功。亦若是而已。
矣。

許思入風雲不凡之作

心之精神尾

歸課標奇

卷之九

二

富春堂

氣先
入之節不
而求之聖
人之道不
遠矣

稽後思入風雲不凡之作
矣。

心之精神是謂聖

陳懿典

聖愚之初
所以同

孔叢子載夫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後世儒者惟楊慈湖時舉以詔學者而世或疑楊氏之學近於禪弁疑此語以為非愚請以僞語證之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彼所謂踐形者何物也則心之精神也世徒駭乎聖人之名稱而不知究乎聖人之本體于是以為聖人者希世軼群絕類離形千萬世而一遺吾人何敢望焉而不知聖人亦人也聖人之心亦吾人之心也人人有是心則人人皆有是心之精神人人皆具是

館課標奇

九卷

二三

富春堂

聖愚之所
以分

泛論眾人
之休用無
一而非心
之精神正
字

心之精神則人人皆具是聖人之體段故證則成聖離則成凡聚之則證散之則離聖人之心其精神非有增也無欲而聚聚而證完其本體者也愚人之心其精神非有減也有欲而散散而離失其本體者也嘗試覘之吾人一身四肢百骸耳目口鼻孰運用是孰推行是有一非心之精神為之乎五常百行經綸絜注孰主張是孰權衡是有一非心之精神為之乎是精神也在耳為聽在目為視在口為味在鼻為臭在手足為持行在肌膚為疴痒在事父為孝在事君為忠在夫婦昆弟朋友為

聖人唯能
注其精神

衆人則不
注其精神

此所以有
聰明聲清

之異

受精則聖
作用見皆
心之精神
為之也

論語標奇

卷之九

二四

富春堂

別為敬為信。在萬事萬化為當然之天。則姑毋論其大者。極耳之精神。可以為黃鐘之律。而聾者不聞。夫鍾鼓則有所以塞之也。極目之精神。可以見吳門之馬。而昧者不見泰山。則有所以蔽之也。夫

聖人之耳目。無以異于常人之耳目也。聖人之心。無以異于常人之心也。惟能注其精神。則為聰明。不注其精神。則成聾瞶。注不注異。而精神未嘗不具也。則聖固在吾心也。而何待他求乎。夫自生人以來。人之所為見于世者。何可勝道。其鼓鑄天下。經緯萬端。有偉于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有不始

于一念者乎。一念之精神。必撮以之成。六畫黃帝以之開。五兵伶倫以之吹。律合解谷之音。蒼頡以之造。書契令鬼夜哭。堯舜以之闡。危微精一之傳。孔孟以之續。帝王相傳之統。神禹以之鑿。龍門堙九河。稷以之樹。百谷。養萬民。武丁以之夢。天帝拜胥靡之相。文王以之囚。姜皇。闡周易。湯以升。隔武以秉鉞。周公以之制禮。在作樂。治化大行人。徒見列聖之視天地。而俯萬物。宇宙在手。萬化生心。以為創見希有之事。而不知聖人者。不過盡吾心之精神也。吾心之精神。是即聖人也。但心之精神一

吾人非無精神但不能全用之

者古不善用精神者其流弊如

詰言精神之妙用無極

也有全用之者有偏用之者有雜用之者有逆用之者全則聖偏則賢雜則溺逆則亡然雜當耗散洎沒顛倒大迷之頃而觸于偶動之天机得于片言之提醒作聖之精神固在也故孟子闡發人心徃徃墜見孺子而惻隱及不受爾汝之一念為仁義之端而齊王愛牛即許之足王孰謂心之精神不可謂聖也是故絲之城築之瓦后窮之射師消之音其人品天下之至不肖也其創構天下之至聖也使移其精神而向善未有不立蹟神明者也輪扁之斲丈人之承蜩紀消子之聞雞公輸之削

館課標奇

九卷

二五

富春堂

墨其技天下之至賤也其巧天下之至神也使崇其精神而學道未有不意象而忘者也故愚嘗謂天下莫妙于人心之精神為孝必可以至孔孟為治必可以至唐虞為臣必可以臯夔為子必可以曾閔行兵必可以伊呂治國必可以周召文章必可以典謨詩歌必可以風雅下至卜祝醫藥必可以造史蘇裨灶俞拊之列彼不升其堂不陟其顛者非無聖人之精神則吾向者所云偏若雜者在者之通也

評 哉揮題意透徹無餘且有見道之語

心之精神是謂聖

李騰芳

學者之言聖賢矣為之說曰聖人鶉居而鷄食鳥行而無章同乎泮溟而萬物吹累焉愚應之曰非也聖人不為無無則又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氣血以規法度內盈於紫柵外重纏綴而天下眷眷矣愚又應之曰非也聖人不為有有夫有者狗世無者欲出世徇世之心非所以為聖也而出世之心亦非所以聖也大道非誣作聖不遠今夫人大喜耶則毗於陽大怒耶則毘於陰陰陽並毘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故陰陽者人之所以生也

狗世出世
非作聖之
功立論甚
佳

綿課標奇

卷六

二六

富春堂

人人具有
此精神

後於形色
精滑神蕩

陰陽之於人其粗者為形色而其精者為精神精神之所在形以之立性以之成情以之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濶乎萬物之宗止乎衆水之平而且說明和是淫於色也說聰和是淫於聲也說智和是相於疵也說勢和是相於形也說藝和是相於技也富者不能讓祿顯者不能讓名夸者不能讓柄慘之則慄舍之則悲方且為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而我之精滑而神蕩矣夫聖人之精神即常人之精神無以異也常人之患事本約而意繁境本淡而內熟生熟不

精神之妙
用直透有
生之玄闊

盡積歛無崖行盡如駝為日不足是謂以精神役
事以繁馭約約化而繁棄淡求濃得濃為淡心以
生事事益生心危其覲臺投迹自衆其熱焦火其
寒凝冰是以事役精神夫天下之事超之則尊役
之則卑以我役則小以物役則大無我而物自役
役則勞聖人者正其刑揖其志一其度感而後應
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動濇乎其清淵乎其居屈
伸消息盈虛進退日月相代乎其前而不足以滑
和不可使內於靈府故能結外物而獨生亡物而
獨存獨生者非生獨存者非存是謂精神神全而

館課標奇

〇九卷

二十七

富春堂

守其天真
神全精得

至彼至陽之原矣精凝而至彼至陰之原矣天地
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其藏物將自壯我得其一物
將自和處乎無響行乎無方觀於天而不助成於
德而不累紛於事而不錯齊於法而不亂因於物
而不去目未嘗擢亂六律而明含耳未嘗散滅五
采而聰含心未嘗毀絕鈎繩而巧含則其神全而
精得也夫人之有精神辟之穀之有種所種者穀
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不生穀不精神
之求而切切焉劓形去智則亦種稗而已矣然則
學者柰何今夫富人穿壤藏金錮其上其子不知

唯養其精
神人皆可
以作聖

也日憊憊而憂貧相室者以告索得之遂以富擅
其室向固不知其措身置足之靡非財也而憊憊
焉憂貧也故人各有精而不知養也人各有神而
不知求也吾之精神本明瑩洞徹而認謂污染也
本旁皇四達而認謂閼隔也皆是類也夫聖人者
非能益其所本無而識其所本有也學者自吾之
精神求聖人得之矣。

評 圓融周匝精采溢然

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何如

闕試第二

王肯堂

謙仁禮之
所由名極
敬效

蓋聞之乾大生坤廣生人得之而為人其耳目口
體猶物也。而其乾坤稱三才焉。夫非以能全其所
為生生者耶。夫人之心為耳目口體主而生生舍
之故仁之名立焉。是生生者行乎耳目口體之間
自有不可易之天而禮之名立焉。人昧之而執其
耳目口體以為己也。闕方寸以為禮府而已。輒入
而緩之己為主則禮為客。視聽言動無一非情欲
者而仁幾亡。其勢張其帝固非驅而去之禮不還

館錄標奇

九卷

二九

富春堂

克己復禮
之所以為
乾道

也。非力而勝之己不去也。夫為仁之道無出乎克
己復禮者也。則盡人而語之可矣。而獨以告顏子
何居。蓋嘗思之矣。以己視己無兩角之形。安所克
乎。視聽言動之非禮待其至而禁之不已。晚乎先
其未至而禁之。不病將迎乎。吾將累級而登之。循
轍而進之。安所措足乎。所謂乾道也。顏子之下無
能望焉。聖人以為莫若主敬而行恕。主敬而行恕
者。視微如顯。視小如大。視人如我。視我如人。已安
淨隙而乘之。此克復之機也。而吾淨於對境接物
之際。存吾心而推之以為功。是累級而登。循轍而

主敬行恕
之所以為
坤道

以乾健坤
靜乾剛坤

柔乾方
而坤有柔
形容克復
敬恕之理
令人內剛

克復已到
敬恕之前
敬恕還在
克復之後
此所以為
乾坤之象
也

進者也。所謂坤道也。今稱顏子者必曰明睿曰純粹曰不惰。稱仲弓者必曰厚重曰簡默。是不亦乾道健而坤道靜乎。顏子之克己如飛霰之入乎大冶。而仲弓之敬恕如火融冰者也。復禮者如不出戶而返於室。故曰不遠復而敬恕尚涉程途。蓋其強弱異焉。是不亦乾道剛而坤道柔乎。敬恕者有門可入。有途可遵。有繩約可據。而克復其游乎不啓之窩。數乎無母之遠。固乎無藤之絀。是不亦乾道變而無方。坤道一而有常乎。夫天地之德無大乎生生者。故局於乾坤皆稱元。則四德者不悉數

精義

九卷

三十

富春堂

而足焉。乾坤合而生人。而人之中。有以高明勝者。屬乎乾。有以沉潛勝者。屬乎坤。有以剛健勝者。屬乎乾。有以寧謐勝者。屬乎坤。而儀判而陰陽偏全之所鍾洩。有莫之為而為者。則二賢之資。足以觀矣。而孔子所以陶冶之。亦各當其机。故克己復禮者。克己復之而已矣。敬恕者。行敬恕而有得。而乃始克復者也。乾統天而坤順承之之象也。雖然亦語其概。若此耳。吾讀易而得復焉。一陽動于五陰之下。是坤還為乾之机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今人雖至殘忍者。而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

人人具有
乾道人人
可為顏子
仲弓

怵惕惻隱之心是復也。聖人以復處為仁。故以二能下之。曰怵復吉。以下仁也。顏子而純乾乎。無容言復矣。其猶言復也。有雜乎坤者也。仲弓請事之勇。與顏淵爭健。而惡見其不乾。故知人人有復。則人人可預乎乾道。寧獨仲弓哉。

評 措辭精見理透非心有所得者孰能之

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何如

黃輝

仲尼雅言仁即語諸弟子人人殊也獨回雍較為切著然敬恕往往離言之乃克復一語回外無求者宋儒曰克復乾道也敬恕坤道也夫論仁而及乾坤引類甚遠蓄旨甚富解者曰己與禮薰猶也事不衡立角不並勝不克即無復焉克復一也一者乾也夫敬則樞也恕則戶也樞戶相持而方寸盪關于其間矣缺一則不能故敬與恕為二者坤也乾一故健健故自強不息克復象焉坤二故

克復一故
恕二此所
以取類于
乾坤

富春堂

九表

三二

富春堂

敬恕工夫
方起之時
克復特一
明耳

順順故敬義立而德不孤夫恕以矩物義之謂也凡己之害仁若大敵然苟不能以至健弱萬物方萎靡見克之不暇何暇稱復哉若乃物役之逞感暴則決恭則從激之則變寬之則平何者物逆而我順也且夫克復之為言也力專而詣直氛淨天澄八荒蕩微而無餘敬恕之為言也翕之闢之日及尺寸于人已邦家之間簣進科盈而事方起也是則何也天行無待而地勢有積矣斯豈不當且辨哉然吾以為是後世之言仁非孔子意也彼以為仁若回雍就回雍而屬之則可矣仁固有回雍

仁直至大
無所形容
強而壯之
為乾道坤
道此說細
賦

乎哉。吾將就其說而益之曰。乾道坤道之說。姑以
狀為仁者耳。非所以名仁也。乾仁體也。乾元仁之
復也。子固謂顏子曰。不遠復。復則必為乾矣。何也。
元體天也。敬恕云者。求復未克。則表裏持之。庶幾
乎有克而後止。今夫善盡敵者。智百之力十之。滅
此朝食。而必無留行。即不然。摘之角之。嚴自為備。
而寬收其逸。即旦夕留功。而敵終不使我遁。是回
雍之所直。而仲尼因之者也。蓋文言之翼。乾凡一
再言仁。而坤不與焉。仁陽德也。純粹以精。雜以纖
陰。即惡乎言乾。唯乾坤剝復之交。聖人常危聳而

取譬若此
可謂得求
仁之方

深致其意曰。龍戰于埜。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不
戰。胡克。不克。胡復。世人以交戰為子。夏病。不知能
戰。所以為子。夏也。敬恕者。無亦先為可戰。而後從
之。不敢僥倖于一逞歟。吾觀聖人之教。如化工付
物。物各如其所欲。入言不期同。同于要歸之所抵。
比較者。遠近淹速。取道人殊。其至質于燕也。一也。
必欲取微言而一一岐之。則未流支離之患。將不
可勝原。吾懼學者溺宋儒之指。而猥以乾坤岐仁
也。乃為申益如此云。

評 精微之致深湛之思切實之見
古文 理學
而得之矣

夜氣浩然之氣論

陶望齡

志之有氣
猶性之有
才人所難
言者

古聖賢心性之說多矣。其以氣並心志而言如所謂浩然之氣。平旦之氣者。說自孟子始。愚以為志之有氣。猶性之有才。志運用即為氣。性顯設即為才。實無二也。惟其無二。則先后分合無言而不可。愚遂得殫言之。先志之謂氣。合志之謂氣。佐志之謂氣。蓋無之而非然者。氣也。百彙未啓。一氣耳。而百彙生。百慮未作。一氣耳。而百慮生。旁薄而無形。渙淖而無之。聰明呈焉。岳維出焉。故曰先志之謂氣也。漠然無形。無形而形焉。之謂良心。泯然無之。

先志之謂
氣

館課標奇

九卷

三四

昌春堂

合心之謂
氣

佐志之謂
氣

次字引証
易覽

無之而之焉。之謂正志。以有覺名心。而覺即氣。以有發明志。而發即氣。故曰合志之謂氣也。氣也者。虛而待者也。志也者。寔而赴者也。虛生實。而聽于實。茫乎泱泱。隨其所之。故曰佐志之謂氣也。惟一故可以先志而為志之母。又或后而以為帥焉。惟一故志合氣而得其宅氣。又合志而鼓其行焉。孟子之所云。至次者。非有軒輕筵楹其間。而謂之次也。以言其合。而俱行焉。俱止焉。若春秋所書。師次于成之次也。夫志之為用也。有和有正。而氣亦有浩然之正氣。有紛擾之客氣。吾體與天地一也。克

志奪氣則
不足以塞
天地

于體則塞于天地矣。嗑吸吞吐。視聽持行。一氣克之。何少何欠。而獨疑于塞天地者。志害之也。天地者。無思無為者也。其非智故營疲。有思有為者。所能克塞。亦已明甚。而氣也者。思為所未及。故布護漫衍之。而有餘人之志。出于一竅。而八竅已虛。處于一官。而五官頓廢。形猶人耳。而痿痺偏枯。氣已不能無偏屬。其不足於塞天地。何怪耶。然則莊周之言兵。莫憚于志者。非甚謬也。善養氣者。不參以志。善養志者。不參氣。養氣者。所云直養之謂也。直者。順而達之。自盛自大。有成心焉。匪直也。養志者。

館課標奇

○九卷

三五

富春堂

持其志直
養其氣有
成心浮氣
不可也

所云持之謂也。持者挹而斂之。彌冲彌泊。有浮氣參焉。匪持也。專志與專氣。非必其相勝者也。其專于正耶。氣一猶善矣。其專于邪耶。志一愈不善矣。氣一動志者。殆吾所指紛擾之氣。而非正氣也。然正氣與紛擾之氣。又非有二。譬如水然。洪洞太空。而浮土厚。其浩然也。或扞或決。暴怒奔激。漂屋沒牛馬。亦猶是水。彼勇于嗜欲。而銳于攻取。弗然而起。洗然而恣。固其所為。浩然者也。使非有是浩然者。亦不能忽然恍然。若此其勇且銳也。智者即渾濁。而識水之體。于紛擾。而覩氣之元。昏者不知焉。

浩然之氣
克塞于天
地豈遠于
人哉

雖然水之濁而隄隄其止。抑可見矣。夜氣者止之
湜湜者也。搆暫解而勇銳者稍息。于是無撓之而
邊直無暴之而邊平。而浩然者非特不甚遠于人
而遠與天地相似。嘻。何其易哉。几希云者。非始復
而姑少之。而聖人所謂克塞天壤者。雖欲稍加于
几希。而不可得矣。噫。志可持也。而患于多岐。故引
而令求之于合漠之氣。又驕僨獨亂而盡洩于
旦晝。則指其暫寧而邊遠者。曰。曷不于平旦觀之。
嗚乎。何孟氏之惓惓也。

評 思深而明辭深而藻

論語標奇

○九卷

三六

富春堂

入洪
豈遠于天
地豈遠于
人哉

雖然水之濁而隄隄其止。抑可見矣。夜氣者止之
湜湜者也。搆暫解而勇銳者稍息。于是無撓之而
邊直無暴之而邊平。而浩然者非特不甚遠于人
而遠與天地相似。嘻。何其易哉。几希云者。非始復
而姑少之。而聖人所謂克塞天壤者。雖欲稍加于
几希。而不可得矣。噫。志可持也。而患于多岐。故引
而令求之于合漠之氣。又驕僨獨亂而盡洩于
旦晝。則指其暫寧而邊遠者。曰。曷不于平旦觀之。
嗚乎。何孟氏之惓惓也。

夜氣浩然之氣論

黃輝

此疑孟子言養氣卒歸心。憚謂氣一動。志何至云。夜氣乃惺然。為夫消長存亡。心氣混合。夜氣者。即浩然之端倪耳。心為理主。理不可見。天地間安之。非氣乎哉。堊焉。細縕隙。隙。驟辟人之在氣。若魚水然。氣之集也。因輕為揚。因走為行。因美為良。因長為養。因智為明。故煩氣生。至精氣生。人精氣之中。亦有煩氣焉。何者。紛綸遽入。方與之龐雜。何暇自為醇然物。氣有其志。雖聖人不能爭。而聖人克塞宇宙。陶冶三才。卒一物莫之能與。豈至精神常長。

直探玄微

歸誠致真

館課標奇

九卷

三七

富春堂

詞沉理奧

常存喜。即陽舒。怒。即陰慘。匪物之役于氣。而或反所好惡者歟。且氣無始終。即無晝夜。乃挈言夜者。何。凡生者之生也。不生于有。而生于無。凡救者之救也。不救于靜。而救于動。匪昔無今。匪夜無晝。自夜之旦。若漸滅而倏呈也。若沉寂而下躍也。行者不息肩。不能復跋。龍蛇不冬蟄。不能春奮。精氣不能藏。不能朝發。夜乎晝乎。生人以為起居。達人蓋喘喘焉。刻平陰陽。夜為陰極。是一小剝復也。目分四時。夜為冬象。是一小歲序也。鬼浮鬼越。寢而為夢。夢覺各不相知。是一小死生也。夢覺為二。昔作

小剎復小
歲存小死
生小渾沌
譚者苦心
觀者神王

今忌瞬息之間以經塵劫。是一小渾沌也。培養靈根。致虛守靜。猶虞入不給出。靜不給動。疑不勝紛。又况乎反覆。措亡至于夜氣不足。以存哉。嗟呼。柰何。今人之好惡。曾不距禽獸遠也。儒者論氣必牽率于理。乃夜氣之萌。非理非欲。而天地闢焉。祥沴出焉。舜蹠閔焉。孟子嘗言集義養氣。而復以氣為仁義之心。所自来。豈非至大至剛。本體固然乎哉。古之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其寢無夢。非無夢也。夢覺為一。而神氣浩然也。十一月之令。曰陰陽爭。死生分。君子以齊戒掩身。吾以為凡子之半。

館課標奇

九卷

三八

富春堂

無非冬至者。周銘有言。火滅修容。敬戒必恭。恭則壽益。先生之善養。莫不皆然。后世卜夜為歡。幸無失日耳。氣奔神泣。百脉滯決。故其好惡也。已而不人。嗚呼。善言理者。毋以純氣之守。徒歸蒙莊。而謂儒之無所事此也。

評 理學名言

君子闇然日章

翁正春

夫至道希夷。總歸實際。君子之學。以實聖也。初何
心自炫哉。迺其究也。真机所流。彪炳燿燿。而不可
遏。抑此曷以故。蓋學不欲偽。偽則机心生焉。藻績
徒工。純白不倫。道所不載也。君子歛其華而不施
韜。其迹而不顯。不以天下之喧赫者動心。而亦不
以己之所得者炫耀于天下。則實心內完。晶光外
煥。固相因之理然耳。藉令。耿真修而務誇飾。將有
揚之愈晦。暴之愈蝕。終并其所為夸飾者。而盡喪
之。何者。其本實先礙也。今夫長林豐草之處。扶與

館課律奇

九卷

三九

留春堂

即凡天下之物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以為闇然日章之比設

烝鬱非有奇葩異葩。紆發其磅礴。則必於春夏之交。蒸為芝菌。大者如輪。小者如蓋。以為靈瑞。深山巨澤。龍蛇所窟宅也。風雨時蒙其上焉。藏王之岡。孕珠之淵。雖翳蒼之以草木。澎湃之以濁流。而晶光閃爍。時時燭天。令人不可逼眎。詎非以積深蓄極。机有不容終秘者哉。噫。此可以通闇然日章之設矣。君子之學。求諸己者也。君子之道。純乎天者也。於穆不已。天蘊其精。故日月星辰。昭為象緯。人徒見其為章于天。如星不知所橐籥而宣洩之者。天固有闇然淵以默者在矣。大塊予我以道。畀我

此日章之
金章

以實。故生人熙熙。相忘於道術。而本體現前。同歸
乎素樸。君子者。心與天俱。而道與實俱。凝神於漢
合志於冥。塊焉不與。萬形為媿。而皇皇焉。獨與至
道為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闇然存養矣。晝卜妻
子。夜卜夢寐。闇然省察矣。獨寢不忤衾。獨行不忤
影。闇然體驗矣。彼其以敦朴肫篤之心。而專力身
心性。情之際。兢兢乎。惟近裏。是焉。著已。是務。曾何
有表暴一念哉。孰知厥性彌淡。厥天彌全。厥養彌
純。厥真彌溢。故膏沃者光輝。而情深者文明。莫見
莫顯。在吾睹聞。其章也。位育乎天地。勿助勿忘。在

館課標奇

九卷

四十

富春堂

此闇然之
實效

吾方寸。其章也。克塞乎兩間。天淵之德。章之可以
被中國。施蠻貊。不動之敬。章之可以召景星慶雲。
不言之信。章之可以應千里。刊金石。蓋據其迹。而
現鏗采。韜竒藏鋒。飲錫見以為烟幅。而遲鈍不知
此日章者之所沉而蓄也。是君子之孚也。要其終
而現。睟面盎背。事業發揮。見以為彪蔚而昌熾。不
知寔闇然者之所溢而流也。是君子之光也。譬之
良玉在璞。不割而山自輝。美珠在蚌。不摘而川自
媚。風雨噓拂于龍蛇之石。而芝菌獻異于磅礴之
數也。闇然日章。其斯為君子之道乎。愚竊恠小人

小人眩偽
要名此所
以的然曰
王地

焉實者有
有光輝若
有意而為
與小人何
異

者流羶悅。聲華。覬慕。勢利。為己之學。索之茫然。方
且震矜。而瞭察。方且誇詡。而張皇。高示天下。以融
朗之迹。而贗矯天下。以卓絕之標。吾見疑似者。眩
吾是。而終不可欺。吾是。繡外蒲中。良工立辨。虎文
麋質。獵者易知矣。粉飾者亂吾真。而終不可匿。吾
真。素絲受染。久而必渝。塵飯充飢。旋而立餒矣。酒
漓者。易壞。牆薄者。易圯。名浮者。易喪。彼小人之的
然曰。亡母惑也。學者之闇然之修。而處日章之異。
歎慕乎日章。而始從事於闇然。則有意求闇。雖闇
亦偽耳。其不流於小人者。幾希。愚以為其要在存

館課標音

九卷

四一

富春堂

誠其功在謹獨。稍閱道書之所為。夜必告天。而張
子韶之論事。君曰。經營數語。便是不誠。夫以子韶
之誠。而求閱道之可使天知。此闇然之義也。書戒
是者。詩詠亦式。參嚴指視。思闇慎獨。嗚呼。斯深於
君子之道者哉。

評 隨珠荆璧見者知寶

君子闇然日章

沈灌

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
之心也一
矣其心無
所不至

求外來者
以益之是
失其有生
之初

窮誠極奇

卷之九

四二

富春堂

君子之學必有以存其神而無失其生之初故其德亦浸潤光明而至於不可尚夫不可尚甚盛德也而非有加于生之初有加于初非德之全也故曰闇然而日章章非不足于闇然而不闇然則不能章故闇然者存神之至也今天人生之初赤子已爾孩提已爾朴蒙空侗孰識孰知曾未幾而行與習成名與寔判舉天下至聖巨奸賢豪勇猛無算以至於怪奇不可說之事皆此不識不知之人為何哉形生而神具神發而智生百骸九竅骸存而辨慧聰養強力詬交致其用以相成無所不可知無所不可為則天之生人固與之以天下之至神而人不知貴乃求外來者以益之名聲焉貨色焉千寶百孔藏藏伏出譬之玄黃絺繡非不美也交如其面目而日損其真還視其初口鼻手足幾非故吾而况能于是中焉流通精神夔涌翔洽發光耀以顯人之靈聖者乎故君子知神之可寶而外來者之足以喪我也則反而求之於生之初生之初者人也吾具人之形含人之性載人之訓服人之事色物音響戒猶人也思慮覺知戒猶人也

不加于有
生之劫故
有以全其
神

其神全者
其用晦

其用晦者
其德全

其德全者
其功著

五官六服我猶人也。道德功能我猶人也。人之欺善誰不如我。吾無為蓋之人之智皆足以相知。吾無為欺之。獨吾之所保。吾不待人而吾所承載之處。吾亦不能語於人。苟以悶悶淳淳隨行逐行。隨伍見見聞聞而已。則吾固不能有踰於人。是故狀其狀不可狀。求其不可名如石確然如金鏘然如倚重較之上栗然。故曰闇然闇然者其神全也。神全故形遂形遂故机深。是故一耳也。彰彰謂聰聰不加廣。闇然藏之而聽日以聞也。一目也。昭昭謂明明不加多。闇然藏之而視日以見也。至于口味

館諫標奇

九夫

四三

富春堂

鼻觸手持足行莫不皆然。愈淡愈濃常應常定。無所不章亦無所不闇。然知炳焉化可幾焉。雖天地萬物皆可造設而未嘗有一毫加其生之初。向也神之著也無用之用不文之文非以日增以日減也。故曰章者日新之謂也。今吾驗之於人之身。餌金服玉非不色澤其營衛也。然而外強中乾一朝枯槁蹶者趨者氣非不非厲也。當其意怠廢然而返何也。神也者固非可以外物益而強陽使也。是故曰章者人之元神自具日夜滋息之理。人患不能闇然而已矣。夫惟知神之用又知神之所以用。

能葆其真無益其生則君子之節幾幾矣

評 折理精微抽思頓悟

君子聞然尾

館課禱奇

二〇九卷

四四

富春堂



王服王非不色各其意... 疾子...

不極致若... 疾子...

如何也神也... 疾子...

德 仿聖書... 疾子...

論其... 疾子...

君子闇然日章

壬辰九月上句課

王象節

學必基于內積。必先祛其外華。是以其神彌歛。則其積彌深。其積彌深。其則光彌彰。光非晶瑩閃爍之謂也。亦非炫霍觀聽。令天下注其耳目之謂也。亦非一暴而不收。驟著而不繼之謂也。外晦而內明。淵澄而鑑空。觸境而為應。懸照而不窮。伏于重巖土室之中。猶是也。處于廣眾大庭之地。猶是也。修身繕性。則玄聖素王之所以為臣也。柄世握紀。則胥庭黃虞之所以為君也。蓋今古論學之精者。

非力恭洞
然者不能
發揮若此

語課標奇

九卷

四王

富春堂

三言中竅

莫如中庸中庸所稱引皆仲尼微言。固上接堯舜而下開萬世者也。而終之曰闇然日章。夫凡物之精華。光焰在內則闇。在外則泄。生人之聰明睿知。收斂甚難。滲漏甚易。外多一毫之炫耀。則內少一毫之稽積。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日月之照尚且晦。以為翔。虧以為盈。而况于君子之學乎。故堯號欽明。舜稱濬哲。曰欽曰濬。大都皆養之于深潛之府。而出之于自然之途。其功化至于則天難名。故曰帝者修意義。何有外之赫赫者哉。後世學術不明。學者爭求勝於外。而一切忘近衷。着已之功智。

昭然之弊
至此遂流
為異端清
爭之說豈
不甚可畏
哉

館課標奇

九卷

四六

富春堂

昭然二字
可以蓋中
庸之精華

致情識。日引月長。才技聲華。愈驚逾遠。毋論其他。即聖門高弟。如端木。顯孫。豈不稱才。願好飾。而近名。不免以多聞多見。屢億屢中。沾沾自喜。不知發揚已盡。如燭火。廷燎之光。尋丈尺之間。已竭而無遺矣。日亡可慮也。夫子憂之。故獨稱回之愚。參之魯。而二子則或傲其多識。或訾其未仁。其大旨可觀已。仲尼及七十子散天下。莫講于內照之學。紛藉藉。矯名標異。七竅鑿而混沌亡。五圭琢而完璞散。青黃飾而根抵殘。槃悅起而純白染。安觀所謂闡然者哉。文勝既極。于是柱下鄭圃。又倡為寂寞清靜之說。以救之。甚至以禮為偽。而欲逃于廣漠之野。駕于洪濛之馬。匿于無何有之鄉。冥冥昏昏。又與日章之旨遠矣。從前則務外而遺內。從後則外內俱遺。務外遺內者。是索照而忘寂者也。內外俱遺者。是耽寂而忘照者也。均未講于性命之學者也。故子思首揭性命。而終之以為已知幾。首言位育。而終之以薦恭平天下。其曰不親。曰不聞。曰未發。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見。曰不言。曰不動。言工夫。而莫非本體也。曰不賞。曰不怒。曰不顯。曰聲臭俱無。言效驗。言功化。而于本體工夫空

謂闇然自
修之學令
人心爽神
治

無增加也。惚之成，其為闇然而已。顧闇然豈易言哉。學者務外之病，匪直紛華利欲，足以滑和喪真，凡立言立功立德，有一毫艷羨馳逞之思，皆道之所載也。故君子不求日增，而求日減，求日減必始于寡，欲寡之又寡，以至于無，不但声色玩好不至，沉溺九宇宙內事，皆引為己分內事，而莫有一毫求知求勝之心。既彫既琢，還返于樸，以恬養性，以漠處神，若天地之有冬也，龍蛇之有蟄也，外則默然，中則瑩瑩靜則獨照，動則理解，采不露，經緯自分，如止水之停，可以燭鬚眉而物去則無迹也。如

論語

九卷

四七

富春堂

闇然非端
枯寂實日
章非發洩
暴露尤收
拾得明白

明鏡之光，可以燭毫芒，而照過則無染，也是道也。宓羲以之開闢，唐虞以之熙皞，三王以之不利不庸。孔顏以之坐忘默識，然則君子之闇然，夫豈異端枯槁寂寞之云，而所謂日章者，又豈世儒發洩暴露之謂哉。三代而下，惟周元公之主靜，程朱之無欲，庶幾近之。若寧武子之愚，孔明之寧靜，亦稍得闇然之微意，而功業遂爛然于天下，况真從事于聖賢之學者乎。

評 咀英吐華光艷燦目

寧靜致遠論

黃輝

寧靜知見

致遠得玄

靜之義大矣哉。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夫萬物皆備于性矣。逐物而求之，彼且與人踈。唯寧靜者，得焉。何也？妄動則戕，亦物也。以物逐物，將要之而弗服，即之而畔，去不顧。乃若完其所生，因其所備，一無所著，而實無一之不攝。宜有無待而足，不期而自至者矣。我故曰：寧靜致遠者，無意乎致者也。苟有意乎致，即其身之不靜，而何暇遠哉？夫靜無儻也，而儻之動者，從感而追名之也。感之動人，也耳目滔蕩，至精飛揚，若憚者之詡勝曰：我饒獨有

離課標奇

九卷

四八

富春堂

求靜工夫甚難

之及夫精散神極，假息追惟，猶茫茫乎若有亡而弗及也。嘗談達觀于往來之交，彼來者衆而無窮，往者一而不舍，以一往隨，無窮感矣。又况乎不迫而起，唯敵是求，空壁逐利，而物或攫之者耶？夫苟視收而自明，聽返而自聽，萬化俱忘，一念不作，孰為來乎？孰為往乎？萌出乎無朕，而根歸乎無何，有亦足以明外物之不足存，而坐馳者之無味也。嗟乎！是不易言也。銳者不止也，狹者不深也，勞乎其波之蕩也，澆乎其謙之蕩也，外強則索中，競則離昏怠，則過沉矯厲，則過浮。然疑並作，則危而不安。

子之精工
深究乃見

渾渾淪淪
却曲自分
旋收旋應
駭不得其
聞

枯寂自閉則底而不發。以是求靜必不幾矣。故退
默者靜之表也。寡舒者靜之量也。寂寞者靜之
也。敦龐者靜之基也。肅毅者靜之輿也。淵穆者靜
之游也。聰明者靜之牖也。自然者靜之德也。負神
者靜之德也。靜乎靜乎。固衆美之所成。而豈容有
意乎其間哉。故靜也者。衡言之則動之儻也。豎言
之則動之主也。何也。靜則一一故可御百。靜則恬
恬故可却躁。靜則虛虛故可待實。靜則深深故可
制浮。靜則專專故可理雜。靜則優優故可擾迫。靜
則平平故可定傾。靜則明明故可破闇。是所謂無

歸課標奇

九卷

四九

富春堂

篇未又發
一奇論

出奇無窮

待而足不期而自至者也。非有益于生而靜之初
也。凡人之生。血氣心知常乘乎五行。五行之用。水
火最動。未有不以靜致者。夫水停不故流。下不爭
疾。疑之端之。不害其至平。夫火鑽而後出光。不自
庸。隨因善盡而杳乎若無功。故輪之旋也。因于軸
也。刃之決也。託于鏑也。皆靜之為也。然猶未若土
之靜也。卷靜者亦能為土乎。夫土至靜也。而化者
莫不稟動也。化者莫不稟靜也。水不靜則降。火
不靜則炎。木不靜則瘁。金不靜則折。皆以土之靜
為靜者也。故善致失者莫若土。夫土奚意而致遠

乎哉。養靜者能若土也。則幾矣。

評 有擎架手段。但禪語子書。層見疊出。還應

受子物。洗脫歸之火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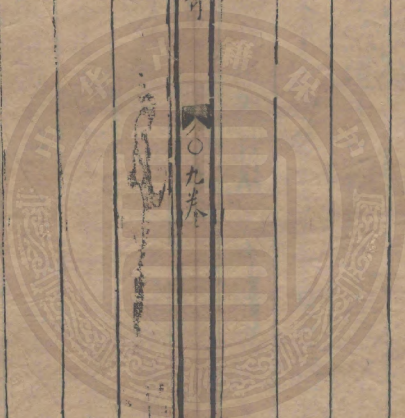
寧靜致遠尾

諸課標骨

〇九卷

五十

富春堂



子年經遠尾

大雅

子年經遠尾

子年經遠尾

澹泊明志論

沈 澹

志為吾身
有生之主
貴者以全
其生

人之身必有所為主。志也者，身之主也。主者不受變于物，而後能為役物。夫不受變于物，明主之專能為役物，明主之專致其專，成其專，乃存其生。故夫能貴生者，非貴其生也，貴其所以生者也。志也者，吾所以生也，吾生也有涯，而志也無涯。有涯者，日遷月化，不離乎色物，知見之中，而無涯者，乃超然運于無形埒之表，無志則所為動觸覺知，以及乎蹶趨奔逸者，舉身之疆陽氣耳，而何足語于立身之大。故人之氣非志不生，非志不成，志立則

館課標奇

九卷

五一

富永堂

役于世倍
則失其有
生之主

定。志至則從志，開則盈，志消則亡。人之自生以趨于亡也，其聰明強力亦未有不自塞，以趨于開也。其嗜好歌艷，則亦未有不自淡，以趨于濃也。由此言之，離淡泊者，乃離生之本也。而世俗不察，猥以世之狗役，役吾七尺之身，口極芻豢，耳窮鄭衛，目悅憚膚澤，而心夸務勢，能之榮盛，彼其唐唐間，致而求之，匣而藏之，非不自謂至貴而生也，而不知返于太始，果且有不足乎哉。果待是而後足，自存則所與立於天地者，不亦未哉。則吾未知其志之所存也。故曰莫益之，而日增者，嗜慾也。莫損之

声色爵祿
權勢功名
皆不足以
捨其生吾
所王者存

館課標奇

九卷

五二

富春堂

有無不變
所存

繳句尤奇

而日減者。樸茂也。有益之。而寔以損者。外恭也。有損之。而寔以益者。內化也。故君子薄其外。無蝕其內。葆其內。無營其外。故君子於紛華靡麗。非惡而逃之也。惧主者之受其損也。非謂夫澹泊之足以立名也。而慮不澹泊之足以虧性也。是故声色不足愛。此明夫志出于声色外也。爵祿不足貴。此明夫志出于爵祿外也。權勢之場不足趨。此明夫志出于權勢外也。功名之會不足奔。走此明夫志出于功名外也。其所挾者大。則其所動心者少。其所以期者遠。則其所安身者簡。即事而能止。時至而能起。閱世而能靜。用世而能動。無声色。無爵祿。無權勢。無功名。固無所不澹泊。亦声色。亦爵祿。亦權勢。亦功名。亦未嘗不澹泊。何也。彼其視蓬樞甕牖。桑戶之窮。與夫五筵之堂。九幾之室。皆吾身應歷之所。死生利害。無變乎吾前。而吾有主者存。又寧以區區外物。自得喪乎哉。嗚呼。孰知夫澹泊以明志也。即此志之所堅。而不能澹泊者。卒不可為志。君子是以貴志于三軍也。隆中之耕。不求聞達。躡蹠于三顧。決而後出。志可知矣。終光輔三分之業。其立言不虛耳。桐江之釣。亦曰士固有志。乃所為

懷仁輔義之勤無聞焉。何哉。能之而能不為。乃所以明志也。若不能不為。猶為忍志。兩人終難軒輊耳。要之有一念淡泊。必有一念承籍。全身反樸。則王佐之才有志者。其無以東山之聲妓藉口哉。

評 端嚴儻潔不涉紛華

澹泊明志尾

館課標奇

九卷

五三

富春堂

澹泊明志論 九月下旬館課 陳懿典

澹泊人情所甚難惟人所不確則何事不可為

夫天下濃艷之事最以昏人之志此非獨庸衆為然即豪傑往往有之故君子所以澄神滌慮樹德業之基莫先于澹泊夫澹泊則性鍊性鍊故內無羨也淡泊則用嗇用嗇則外無營也內無羨則志不以躁競而汨外無營則志不以馳逐而亂從虛生白從堅忍生精明持此之志以應天一即生死禍福不足亂之尚何至為區區之利歆所動哉愚觀自古豪傑之士負絕倫之才蓋世之氣而或至流于辱人賤行者其病皆始于不能澹染指不已

館課標語 四九卷 五四

不能淡泊之勞即儒者幸為世垢

能淡泊之任雖聖人貴講母嫌

則為其心其心不已則為濡首外不勝其經營計較之勞而內不勝其焦灼熱中之甚如馬融侈情于絳帳韓愈欣慕于先榮卒以大儒為世訾垢則不能澹之故也故論伊尹之志而必曰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夫一介至細也尹惟于此能澹故他日升而之師桐宮之舉身犯天下之大不諱而君子猶曰有尹之志則可蓋吾人六尺之軀萬歆所中萬情所籠惟淡泊則一切無所染著累蓬之居黎藿之食烏往而不得故此志炯炯靈靈可以山林可以珪組可以臨利害而不眩可以值危而不懼

講淡泊之
道至精至
當

可以涉華靡而不溺。可以甘冰蘖而不苦。如止水
然。泥滓盡。可燭鬚眉矣。如明鑑。然塵土垢淨。可照
肝膽矣。故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議
也。孔明之言。其庶幾孔氏之旨矣。第人情濃艷。易
澹薄難。處窮而澹薄。易通顯。而澹薄難。澹薄于賈
利易。澹薄于名根難。故澹薄不易言也。非但岩處
當澹。膺仕尤宜淡。非但侈心當淡。勝心亦當淡。彼
夫好為深刻理瑋之行。與夫喜稱彫刻藻績之言
者。皆不能淡泊之病也。而世儒不察。遽以公孫之
布被。與魯之緼袍。同稱。以仲子之糟李。與顏氏之
簞食並論。乃曰。此硜硜之小節。我誠有以自信。即
為郭汾陽之窮侈。寇萊公之厚奉。可也。是未講于
淡泊之精者也。

評
意旨精融風骨屹立

澹泊明志論

劉生中

立論新巧

夫士君子欲有所營於天下則不可使其心一有所自營夫營天下與自營之心一營也而不能兩用自營則必至於與物兩虧盡如馳而莫止故記有之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夫既已化物矣而何以營天下善乎武侯氏之言曰非澹泊無以明志此不自營而營天下之旨也雖然非武侯之言而夫子之言也夫子不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乎夫衣食亦人所必資彼耻者惡乎其不可與議以

館課標奇

合九卷

五六

富春堂

有所染即有所自營之心

為一有耻之則務以營之曰憤憤乎衣食之不暇而皇恤乎道夫志者從心之所之而名者也之則可以周六合可以通千古可以歷萬變而卒不可一有所染有所染則有所橫而撓之矣今有人焉衣必重裘食必累肉酒酣於溫淳腥膻之間而雜選於曼暖燂燥之際斯亦極膻腴矣然始未有不紛沌煩醒而後乃越深誠與之遊廣莫之野入蕭梵之宇露葵水錯不薰而陳則若冷然嗟我以清風而向之紛沌煩醒者且縣而解矣夫腴之而反以斂縮之而反以鬯者何也性故淡泊而彼擾擾

剖明性體

此自營必
至于與物
而盡而莫
止之害

此不自營
而營天下
不為物所
化之志

館課標奇

〇九卷

五七

富春堂

者皆外至也。非性體也。夫天下之經緯萬端疇非
性用酬酢萬變疇非性施錯綜萬應疇非性術二
究極乎性而先汨之是猶攬水使涓而欲其鏡鬚
眉必不幾矣。是故君子而無志則已。即志而徒以
功名富貴則已。如曰吾性之不可不盡將動思乎
彌綸而馳驚於左右則夫世味者必不可兩存之
仇也。何則世味之中人也微而其誘人也日加新
吾求足乎此而此以外又若招之吾既厭於彼而
彼以外又若開之吾之欲既無涯而彼之可欲又
無盡以無涯逐無盡幾如是而不內外轍故世之

君子往往有負無前之志。而一絀足世網。爾然終
身疲役而不見成功。蓋利令智昏自古記之矣。吾
覲聖門為學。輒先辨志。當時侍坐雍容。如由回夫
子所稱引。雖志有廣狹。乎要皆斷然。故見之行非
如世之夸言繁縷。以自幣悅也者。然由今稽之。夫
由能緼袍不耻者也。夫回能簞瓢陋巷不改樂者
也。夫仲尼能蔬水曲肱。浮雲乎富貴者也。倘所少
澹泊非也。鄉使一聖二賢未能脫然世味。則殺馬
齋為已物。方沾沾於善勞之細。而為天下之老少
祗罄吾惠也。惡所見厭志乎甚哉。澹泊之明志也。

喪其性體者之戒

足句致絕

而世之驚華競者吾惑焉彼無亦曰是寔能適我
豔我吾姑不能決去之於辱世所云我者非六尺
乎哉彼六尺之軀能倚能徙能挈能趨而卒亦不
能不與化俱盡又迺况於此區區者六尺之長物
乎哉夫不深惟乎所以不朽而祇以瞬息之華自
徇多見其闇於大較而喪其真性也武侯曰非澹
泊無以明志愚申之曰非遠識亦不能澹泊而識
之自務學始是為論

評 意見絕塵最上一乘

諸課標奇

九卷

五八

寫春堂

其心其體

乎遊幾不辭耻乎世以不林而林心歸息其自
裕不與以具盡又與以林世固能六尺之長物
乎若斯亦天也與雖高道其漸等推變而卒亦不
歸妹其故不相失去之效覆世世云故其非六尺
而世之驚華競者吾惑焉彼無亦曰是寔能適我

澹泊明志論

李騰芳

以大小輕重相衡而至于相持意甚奇也

物與我而不致者也。物與我而致之心亦不致者也。我大則物小矣，而物大亦能小我。我重則物輕矣，而物重亦能輕我。夫輕與小，本在物者也。而積小之勢，不滯不化，而大積輕之勢，不滯不化，而重積重大之勢，不滯不與，我為敵，而我反出其下。故其始也，我與物互持其輕重大小，以為低昂，而其繼也，我與物且任其輕重大小，以為君臣。蓋物之役我者，萬變而我之御物者，無幾矣。夫以無幾之我，與無算之物，爭其數，不勝也。然以本無之物

館課標奇

九卷

五九

富春堂

以穠華淡泊相對相反而言尤一奇也

與本有之我，爭其理，不可使勝也。則其道莫先於明志，而明志莫先於澹泊。善乎武侯之言之也。夫原泉之水，尾注之清，土注之則不清，善沽之酒，多飲之醉，必飲之則不醉，事務日減，每務日增，事寧有餘，母寧不足。夫人竅而為心，堅而為志，神明之中，牖戶開焉。嗜欲炎之，好懷冰之，相及相磨，為克孔揚，嘗試論天地之間，萬有之情，實無出於澹泊。穠華兩者，穠華之反，則為淡泊，淡泊之對，則為穠華。淡泊之取，數常約，其用常畜，其為度有限，其物使人苦而不甘，憎而不能忍，暫而不可久。穠華之

以声色臭
味之損至
于無聲無
色無臭無
味此又一
大奇也

取數常多其用常盈其為度無量使人無而羨有
而侈暫有之而思益久有之而不肯損是故五色
令人目昏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生創五臭
令人鼻薰夫與其繁於色不若視於無色也與其
繁於音不若聽於音也與其繁於味不若嘗於無
味也與其繁於臭不若息於無臭也凡人身在世
味之外則能審世味故其風神灑然湛若冰壺瑩
如玉璞即以當聲華勢利之場而有春嶠雲卧之
態一或不然而身在世味之中則不免為世味矣
故愚者以味殉身而尤者以身殉味夫其以味殉

語譯標奇

九卷

六十

富春堂

淡而不淡
以淡為淡
之諸以奇
之奇者也

身也吾之志已化而不可知况至於以身殉味則
其志又將安所處哉噫自非淡泊無以明志善哉
武侯之說也然淡泊有二而人之志亦有二夫境
攝心則淡在物而心攝境則淡在己淡在物則有
物不淡而淡在己則是物皆淡世之逐物俱盡者
無論已若夫以憎為好以予為取既去而能來深
藏而畏劫此淡而不淡者也 不結聖人之同不鞿
人君之耳木槁而不復芽灰死而不可然此以淡
為淡者也夫淡而不淡者吾取其事不取其心以
淡為淡者吾取其心不取其事孟子曰有伊尹之

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慕也然則論淡泊者尤必
先論其志

評詞新調古愈出愈奇

澹泊明志論尾

館課標奇

九卷

六一

富春堂

備荒彌盜論

黃暉

今天下所為萑厓極思獲利便爭奏進者非旱盜
虞邦往年畿內燠甚上履

民之為盜
豈得已哉

天子憂至布素郊禱為元元請命令大司農出粟
賑揀民賴有瘳邇者潢池竊弄指大家藏災惑
顯民不旋踵撲滅何者百姓愚而至神曉然知
國家憂閔流散德意甚厚不忍苟旦夕其同鯨鯢
故盜孤盡也不謂今年吳越全楚復數千里旱
比巴蜀又見告矣

皇上憲出金錢予侍臣便宜乘六傳赴江南之急

節課標奇

九卷

六一

當春堂

備荒彌盜
不過積貯
保甲二事
而已在用
之者有其
法耳

又采中外大吏言蠲逋負以予民澤至沛渥矣
議者謂百萬枵腹即人一金不能給籍令奉法
得人廣勸分輸納苟以响沫目前可耳後事它
却未知塗冢所出也嗷嗷洵洵投命無所生不
足愛死不足惧去而為所不忍為即惡乎備且
弭哉周禮荒政十二終於除盜賊弭盜與備荒
一事再言備必曰積貯言弭必曰保甲積貯矣
保甲矣而旱盜未必有濟也毋乃拘牽拘束未
嘗深惟法之意而猶遺法外之利歟今積貯之
法做於常平常平者先為三熟以待三飢大飢

謀國者至
子尚靈故
事付天災
于亡何某
何直人心
故

穀大熟之積。中飢。穀中熟之積。小飢。穀小熟之積。較數歲之豐儉。若低昂。銜炭事有必至。儻有必直。故能與歲運爭衡。而為民司命。今郡邑之積。視其大小。以為多寡。如甲令而止。計總可當。小飢。輒稱饒衍矣。夫小飢者。素封之所能。而隱民之所未甚痛者也。職為飢備。而猥擿其小。誰任其大者。徵幸災不戒。侵而苟塞故事。不可言忠。袖手天災之流行。而曰是亡可柰。何不可以言智。愚不佞。硜硜以為徒議積貯。而不為大飢備。與無備同。或曰。今公私百爾。詘矣。微吾

糶本之論
可稱創見

乎。誰不願厚脩者。願安所取資而儲之。曰。吾得直指使言者。諸以所留爰贖十之二。令郡國及三輔之中。熟和糶收貯。業奉俞旨。且著為例。意甚美矣。惜也。糶本微而條貫未竟也。夫爰贖之上輸也。嘉隆間未有也。當是時。為盈和縮和皆無預爰贖事。且未嘗不早。不早未嘗不賑。徒以利孔一開。遂視為不可關者。不知由前視之。其不可問也。明甚矣。病在始議者。意不在民。而迫言桑孔。徒令有司自為積貯。而不為糶本。故所備亡幾。誠令嚴之制。使爰贖必如今額。而悉留

此雖備荒
之權宜實
可行之萬
世而無缺

比今忍而
為之尚可
收後效此
而委之不
為凋瘵其
有起乎

郡國一倣常平法。大為荒倫。時出時入。監司覈
之用。為殿最。而上簿大司農。令不得乾沒其間。
其有司自為積貯。如故。不過數歲。糶本益多。積
貯益廣。度大稔。可無餒殍。常平之法。業有成効。
乃以爰贖上供。而量留十二儲。為糶本。以備荒
本歲。傾廩而民無所償之時。可以復為常平之
法。而無壞。若曆之積分。而置閏焉。民知收之出
之。皆已為。可使穀粟不出境。物價漸平。姦宄無
所生心。緩急罔保。咸有固志。此萬世利也。或曰。
今既多所蠲。舍矣。主計者持籌日夜。入不給出。
爰贖亦八之一也。復留諸郡國。將安所取。而代
之。曰。愚非謂此贖。終不上共也。以為大司農可
且。忍數歲為根本計。如鄉者。未有爰贖時。而通
融其間。彼其忍于今者。有限。而輸于來者。無窮。
今天下利源。百道並進。度留一爰贖。未甚有減
也。而可以厚利元元。則何愛而不為。與其當瑣
尾溝壑之秋。出數十萬。而不必有益于事。則曷
若以忍而徐積之。使暫在民。而卒歸於官。公私
兩盡之。為愈哉。若乃撫摩爬搔。存雁戶嚴保甲。
弭姦萌。此良有司事耳。夫盜亦人耳。峒著島滢。

根本之譚

生而怙亂愚不敢知若乃遇

聖天子赫然中興憂之以雲漢安之以鴻雁苟不

至於生不足愛死不足惧亦何安乎為鯨鯢耶

言固有逆于耳倒于心而便于計者愚生言是

也幸而得轉聞於上一下賢公卿議補苴其所

未備幸甚謹議

評 揀荒有奇策雖賞之不竊矣

韻謀

九本

六五

昌春堂

論 於其有奇策雖賞之不竊矣
未嘗幸甚謹議

少幸而影轉聞於上一下賢公卿議補苴其所

言固有逆于耳倒于心而便于計者愚生言是

也幸而得轉聞於上一下賢公卿議補苴其所

未備幸甚謹議

評 揀荒有奇策雖賞之不竊矣

根本之譚

四皓論

史繼階

論四皓者曰。四皓漢子房之四皓也。非商山之四皓也。愚則曰。四皓非徒商山之四皓也。寔漢室之四皓也。繫之商山。四皓重商山耳。繫之漢室。四皓重漢室矣。漢室重四皓矣。何者。皎皎白駒。皤皤黃髮。聲名姓字久矣。不落於人寰。而溺冠嫚罵之主。獨能尋其聲而高之。至永結於心願。一見而不可從。得此其人。寧徒茹芝秋屨。與草木同腐者。是實商山。而名在漢室也。四皓所以為四皓也。迨夫衾裯。溺於綠衣。贈緞殆於鴻鵠。叔孫周昌輩。正爭之

四皓之名在漢室

館課標

九卷

六六

富春堂

四皓之實。在漢室。

究其証則鑿矣。

而不能奪顛爭之。而不能奪而雍容一對。令雄心猛氣之主。神傾意折。遂咨嗟慨噫於羽翼之既成。此寧免絲燕麥純抱虛者。是名商山。而實在漢室也。尤四皓所以為四皓也。脫無四皓。則儲位為奕棋。然使有四皓。而非見之於定儲位。亦何以酬漢人之心。而商山為堅韌矣。夫惟四皓在漢廷。而太子重。太子重。而漢室重。重漢乃以重商山也。而奚論其迹之真與不真哉。四皓而真翁也。固以其見重於漢者。而顯於漢。四皓而子房也。亦且以其素重於漢者。而默扶漢。四皓之名與實。晉於漢

總之曹侯
善用高帝
斯言盡之
矣

乎在則晉於漢乎見之而漢之君若后若太子亦
陰陽於四老人之用而卒莫之能測也四皓之為
用亦偉矣嘗怪子房佐漢定天下謀必酬言必聽
至是反不能得之於漢祖而借四人者以為用乃
四人亦不能自致其用而托之子房以用故商山
與漢室交相重四皓與留侯互相用也然本之則
留侯之善用高祖耳夫高祖之款易儲豈盡牀第
之戀也母亦謂子盈之仁弱諸將未悉服因款
畀之趙王或類已者此其意起于公而跡于私使
子盈能服天下則又何愛而不畀之漢天下而四

館課標奇

〇九卷

六七

留春堂

知机二字
子房終身
用之若

人者天下之鋒也帝心嚴焉此其意隣于私而湯
于公公私之間於是乎有機子房乘其机用之故
不動声色而國是定蓋古大臣所謂轉移君心者
類如此昔趙太后不矜長安君之愛忍不使質齊
左師觸龍動以萬世為侯之說而趙后敬諾子房
於漢用其敬之机也左師於趙用其愛之机也故
達於机之用者可為大臣矣

評 文不著意機自流通

四皓論

王象節

留侯招四皓后世儒者嘗其以子劫父甚或疑留
侯飭為四老人以勤帝非真秦時園綺也是不然
高帝英雄之主也豈可得劫其子諸將相賓客之
材望見知其高下民間碌碌龐眉之叟豈敢輒抵
掌掀眉于其前不虞應對一失措呼處尉縛之如
狐豚耶帝起徒步而為天子多英風而以學問非
不習見先秦扶蘇胡亥故事而一時惑溺于戚夫
人無柰其日夕左右持如意泣也則不得不謬許
之以廢立謬許之所以暫悅戚夫人而不真許之

高帝弱戚
夫人之愛
留侯窺高
帝之微善
形容古人
心事

館課標奇

卷九

六八

富春堂

以故尚持疑而未決良蓋有以窺其微矣故叔孫
通之執也而諫周昌之慙也而諫諫者愈多而帝
愈不聽良曾不出片語為帝爭良非忘太子也良
與帝處幾年矣知帝一時無以解于戚夫人而中
心一日未忘乎立嫡我徒以是非之說明諍之不
惟帝不動即戚夫人亦逆知帝必不動也我以利
害之端默示之不惟戚夫人心動即帝亦可以有
解于戚夫人也欲以利害之端默示之則莫引帝
與戚夫人之取畏以為主蓋帝生平所未及致惟
此四老人則生平所見憚亦惟此四老人生平所

此正留侯
善用高祖
處

援此以証
見高帝之
意有在弟
非晉侯之
知微諱隱
孰能成之

見悼惟此四老人則戚姬之耳熟以為一如龍一
如虎者亦惟四老人一旦忽從太子游游而且令
帝見見而以願為太子死對帝于是得借羽翼已
成之說以辭于戚夫人矣藉令帝而果有易太子
之意則四人且不免里克之禍太子且不免有金
珙之行帝果何如主而可得劫哉留侯此舉蓋深
知帝微指故應之如發机而中之如破的也蓋大
臣安社稷定國家功可以不見跡事可以不引嫌
類如此嗟乎天下士莫難于處人父子骨肉之間
若良之用意雖苦而及良之身太子卒定猶可以

自白于天下後五百年而有狄梁公之事其身既
沒而卒授五龍以夾日之功世亦從而稱之然使
五龍未必能返返而或不出于五人梁公亦何以
自解于天下乃知四皓也五龍也均非忠臣之所
願見者也

評 明淨道勁亦有可觀

四皓論 癸巳二月十五閣試第五

劉孔當

積誠以悟
君固帝王
之大直不
得已而用
術以濟之
可也

自留侯招致四皓以定漢祚史遷至推本其功盛
稱之而後世儒者亦以為得納約自牖之道未有
非之者也而愚竊以為良之悟主得矣惜也所以
悟之者不引以道而徒挾持為也夫人臣之事君
其務積誠以動之而已誠積矣而後稱引道法以
覺悟之其覺悟之不可得而徐就其明以旁通之
要以終歸於道則未聞有以術持之者術之一語
雖匹耦不可行而况君乎留侯之所以揣知帝意

館課標奇

八九卷

七十

富春堂

既不雅于
延賢必下
忍于移禍
是可謂善
得高祖之
心者矣

者固曰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耳留侯以上所欲
致此四人者何為哉其為名耶抑欲以致理耶其
為名也帝特浮慕之亡論已若欲以致理即當時
天下已定帝何所不得而必需此四人為帝之心
可知已帝蓋曰吾提三尺劍百戰而有天下亦欲
傳之子孫世世亡窮維是賢者國之幹也高隱如
四皓而不吾致俱無以共天下此帝意也夫不難
屈已延賢以維宗社則必不忍徇情即暱而禍宗
社亦明矣而良顧曰此難以口舌爭夫骨肉之間
難以口舌爭固也顧當時叔孫周昌之徒所爭者

當時果若
此言孰謂
知謀能聽
之主不動
心乎

區區名理而已。帝故馬上得天下，安所事腐儒喋喋為者？其不能得之帝固當，夫帝之天下，秦之天下也。秦之已事，帝所目擊，而心誠者也。自秦人廢扶籬而立胡亥，陳勝假其名而亂天下，而帝因藉以為驅。帝豈不惕惕焉？而特以帷帝之蔽，莫之首悟。若使良當周昌叔通之後，從容為帝語曰：夫秦失其鹿，而帝得之，微秦人廢太子而立幼，帝何以得至此？今呂后及太子佐帝定天下，天下願以為君，雖不肖大臣心欲之，必欲置而予如意，是復得沙丘之事也。臣恐天下有揭竿起者，而陛下假

以此利
害陳之統
易動其心

之藉，即帝所間，閔百戰而有天下，謂何？且望夷之禍，二世當以重刑矣，即上所愛，少子又謂何？夫帝雖蔽甚乎，其不其為亡秦之續，斷可知已。如意雖甚鍾愛乎，其不忍使雁身，后之慘亦斷可知也。以其懼禍之心而奪其溺愛之心，以其萬世之計而奪其一時之計，帝獨何心？而能無動茅焦解衣一論，遽使秦王女子驩然若初？帝之轉圜，萬於秦政，良之親信，百於茅生，夫秦王也，而不難從，危言之臣，豈高帝也，而頤却腹心之良乎？紜必不然矣。當是時，幸而四皓果來也，來而與太子游也，游而

論人子二
代之下良
亦未可盡
以之

及上見之也故得示其羽翼之形藉手以復於大
后若不然而商山不出衣袂且東良亦安所持而
定漢大抵三代而後功利之入人已深為人臣者
苟務一切卷遇以自為庸巧則良拙則克比比然
矣庸詎知明苟可通即引之當道功亦宜無不就
即不就而吾可有辭於天下何說遇之為也夫處
人父子之間而不詭不激卒以兩全若李泌者其
幾矣

評 學邁先秦意高千古

韓諫標奇

九卷

七二

富春堂

代下
亦未可盡
八下身
篇八十二

及舊且以附卷下魚雁信之當道也亦宜無不就
首級一得卷五以自謙款既傾身世限其以出然
欲冀夫能三力而對如味之入入上惡處人且首
欲卷不慈而商山不出衣袂且東良亦安所持而
定漢大抵三代而後功利之入人已深為人臣者

四皓論

閣試第二

沈 灌

漢高帝之季年欲易太子。呂后強留侯。畫計招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一上前為壽。高帝竟不易太子。世疑四皓以商山之素跡。其出處不當。來來者非四皓。殆留侯為之。又或以訾留侯不能強諫。用術處人。君臣父子之間。愚畫謂不然。夫呂后能強使留侯。而留侯不能不假重于四皓。四皓能不為留侯起。而能為留侯起者。乃所以為四皓也。且夫天下新集。君老子幼。愛者在側。日夜抱持而泣。事有大此者乎。顧吾地望

非留侯不能招四皓
非四皓不能動高祖

雜評標奇

八九卷

七十二

富春堂

留侯善用高祖特假四皓以動之。彼豈不能為四人哉

不能辨誠辨之。猥云功名之會。非商山老人所與知。則又淺淺之論。且夫事固有不可知者。留侯親身從高帝定天下。與高帝故等夷。言聽計從。乃留侯所不能得。而四人者能得之。此事之難知也。留侯能致此四人。而不能為四人。此又事之難知也。處難知之。事事難事之。君而欲得諸人。膠漆骨肉之間。又人之所難言。而猥欲以周昌叔孫通之後。木彊之說。而闕其意。其不難乎。世徒疑四人事蹟無所表著。獨太子仁明慈孝。天下延頸願為太子。炮一言。又涉挾持。非懷

此正足以
破高祖之
心而釋其
慮虞

仁輔義之道以為留侯定計于危不知此一言
正足以破高帝之心而釋其慮高帝之所慮者
為呂氏也太子既以仁慈呂固強宗又內擁母
后之尊縱不能為社稷難至于剝削功臣斬又
宗室勢所必然帝誠慮千秋萬歲後漢之為漢
或未可知獨不思惠帝不帝呂氏不王而千秋
萬歲之憂政未歇也以劉與呂相拒北軍未有
不左袒劉也以呂與戚相拒北軍又未必不左
袒呂也政使惠帝不帝呂氏不王內擁母后之
尊挾怨嫡以為名大臣附之事不可知若是則

呂與戚分曹而爭而劉氏所不絕者綫矣此又
高帝之所大恐也帝之明達謀深豈不慮及此
而猶狐疑于建樹之際苟以觀其所係耳蓋至
于四人一言而天下所係可知矣委心太子而
無變計不然高帝之明處社稷之重豈徒為一
衽席移爰者哉是故有留侯又有四皓又有絳
灌諸人而漢之為漢可知矣高帝所以端然而
無變計也且夫身在事內而身重者實重也故
留侯卧病家居陰招此四人身在事外而身重
者名重也故四人者衰衣幘冠從太子為壽於

事內事外
名重實重
足破千載
之疑

上前。夫留侯固曰。此難以口舌爭也。倘令計一
出此。以親高帝等夷之臣。而猥襲周昌。叔孫通
之智。期期強諫。豈以濟乎。故留侯之於高帝。且
然而况乎不為高帝留侯者乎。夫能成四皓之
功者。其有不為四皓者乎。
評 超卓之識宏博之學

四皓論

留試第一

李名芳

能招四皓
出以一言
而定天下
子居之用
心良苦矣

四皓秦之隱君子也。然而于秦時未有樹也。非出定漢太子。幾乎成矣。世以此益知四皓而亦用是見譽于世。愚謂四老人業已避秦于漢。益踈矣。即不出不害為義。出而遂定太子。樹德於漢。不為無功。此其是非不足深論。愚獨有概於謀臣之苦心也。非子房其誰能策之天下之患莫大於人主欲致其私而人臣欲持其公。人主之私明知其不能得之臣。而疆挾其威福。子奪之操柄。以萬一其臣之從。我人臣之公。明知其不能驟得之主。而不得

館課標奇

九卷

七六

富春堂

兩激俱敗
其勢必至
熟謂智如
子房慮不
及此耶且
以不滯不
示之以驗
而動之也

不陳宗社之至計。危疑之苦詞。以反覆閉主之非心。久之相持而不決。則臣之公。至于必不勝。而主之私。至于必伸。此兩激而俱敗之道也。故為大臣計。與其以人臣之言爭之。不若以天下之人心爭之。與其徒以天下之人心爭之。而主未必信。則不若示之以驗。夫四皓者。子房之所以示高祖也。帝固美風大畧之主。豈不知太子之必不可廢。如意之必不可立。為廷臣之公心哉。但不勝其區區兒女之愛。而私心過計。以為千秋萬歲後。即幼孽嗣世。藉吾餘威。以制御臣下。庶幾無旦夕之變。且姑

直諫高祖
之心

紆吾牀第之憂乎。是其惑已深。而為計已決。固非周昌木強之諫。叔孫通腐儒之談所能開其聽也。俄而見生平不能招致之四老人。從太子游。且願為之死。於是懔然震動。以為天下人心之公。一至若是。雖空山茹芝之老棄瓢洗耳之士。且有起而為大擁護者。雖當吾世。而樹孽子千秋之後。其誰君之。與其危宗祀。而戚氏不得安亡。廟社而如意。不得存。則不若姑先大計。而以愛子為金注耳。故高帝知西皓為天下之望。而子房托西皓以示天下人。之公。心子房以西皓為太子羽翼。而西皓以

館課標奇

九卷

七七

富春堂

非子房之
知微時能
歎歎坐銷
高帝之推
心哉

天下之心為太子羽翼也。不然。而楚歌楚舞。希噓對泣。惆悵于鴻鵠之高舉。而悲愚乎殫繳之莫施。帝之雄心憤氣。豈不能剪太子之翼。而止其速飛哉。夫亦鑑衆心以割肌膚之愛。知其力能行於四老人。而不能衡于天下也。子房之所以示帝者。微矣。雖然。事亦有不可知者。使帝見西皓而輒憤憤于太子之植黨也。四老人之為太子私也。父子之隙益成。而廢立之謀。目甚則如之何。嗚呼。良固知四老人之足以動帝。而真其心不逞也。且含是則益無策矣。與其無策。而必不可成。則寧能逆避其

患哉

評 樵談高論作者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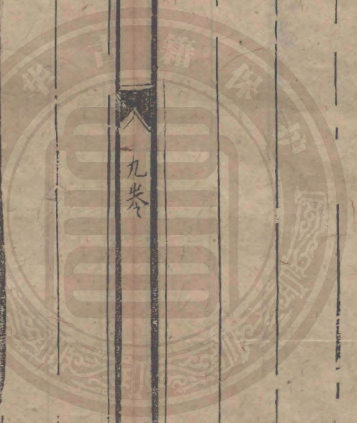
李名芳四皓論尾

館課標榜

一九卷

七八

富春堂



李名芳四皓論尾

精 樵談高論作者避舍

魚姑

四皓論

張同德

愚觀漢事子房招致四皓遂定太子安劉氏未嘗不嘉四皓羽翼之功要之四皓所以能成定策之功者則素有以取重于高帝也夫士君子立身必有天下不辱之節而后成天下難濟之事人主所以重其人而不敢違者必其人知自重而不輕試者也何者居身之珍惟出與處而已處非絕倍要之潔身出非徇世要以濟變固未有苟合輕進而能負天下之望者亦未有不負天下之望而為人主之所重者我不知人主之所重而乃輕出其身

館課標奇

卷九

七九

富春堂

四皓周自
重重以子
房之譽揚
不然弟何
信之速耶

以謀使社稷則雖縱橫其說危激其論竊恐言之嫌于躁聽之疑于賣安有盃酒立談之間而遂決宗社無疆之計哉漢高末年戚姬擅惑呂后失愛母以寵逼子以母貴繼劉氏而承大宗者將屬在抱之子而炎漢之祚殆非仁柔之嫡嗣所有矣此固叔孫之所不能辨而周昌之所不能爭者也四皓謝迹山林奉幣深庭置酒為壽驚動人主語未及卒遂移婉孌之心奪衽席之愛冥鴻橫絕矰繳莫加徒使嗷啼流涕而終不敢易遂安儲位施功社稷漢廷諸臣及覆車之而不足商山遺老一言

諸臣之所
以不得見
重于帝者
如此

四皓之所
以見重于
帝在不輕
出其身一
試也

定之而有餘。若此者何也。以高帝誠重之也。高帝
重四皓者。由四皓能自重也。漢高之初。海內豪傑
人爭自奮。相從于逐鹿。陳平拔于行陣。韓信舉于
亡命。審慶隨何。受知于羈旅。接談之間。其他雲附
景從。莫不欲依日月之光。垂竹帛之聲。雖揮洗辱
之燬。罵待之。有顧者。彼方隨世。以立功。故高帝得
而顛倒鼓舞之。奚足怪也。乃四皓者。方且抗志煙
霞。寄情林壑。與麋鹿為群。與松筠為友。茹芝之味
濃于列鼎。采薇之歌。溢于金石。其視漢庭富貴。不
翅敝屣。其視漢庭諸臣。奚翅蟻蟻。帝固求之。彼固

應之。帝之威命。能加于暴秦。強楚。而不能加于草
野之士。帝之爵祿。能縻夫悍將。勁卒。而不能入于
淡泊之心。此其芳躅。遐舉。不惟可以激當世之清
風。起千古之蕪節。即不事詩書之漢高。亦莫不高
其誼。而想見其人久矣。桀之何不從吾遊。而為太
子。死也。則以太子仁孝。可奉宗廟也。蓋嘗論之。庸
衆之聚散。終無益于成敗之數。惟賢人君子之去
就。天下將現望焉。故周以得二老昌。商以失三仁
亡。何者。天下之人心。視賢人君子。以轉移者也。四
皓者。夫豈枯槁山林。絕士離群。自以為高者哉。彼

為太子作
之一言即
庸主聽之
不免駭愕
判聽言如
流之高祖

子房之功
不在四皓
下

蓋身負天下之望而不輕出一試者也。彼誠不輕以
以身試天下。而今博衣帶。儼然從太子周旋。效
死而不惜者。是天下之大老。委身歸命于吾嬭。嗣
而四海人心從可知矣。帝雖眷戀戚姬。憐愛少子
亦安能強天下不欲之心。以必從吾之失德乎。四
皓一至漢庭。而宗廟安于磐石。四皓一言而儲祚
重于太山。何者。彼誠有高世之守。足取重于高帝
也。不然。吁吸雲煙。非有汗馬之勞也。沉冥水石。非
有昂鉉之位也。俄頃談說。不愈倉卒。非有手足腹
心之歡也。何取于四皓。四皓亦何所結于帝。乃國

富春堂

九卷

八一

富春堂

本大計定于片言而功成于顯諱。明諫之外哉。抑
聞之人臣事君委蛇。維時求以濟事。經權異用。求
以靖國。惟四皓可以安劉氏。而招致四皓。子房之
功亦不細矣。說者乃疑于幻妄。責其迫脅。是昧納
約自牖之義。而忘其社稷之功。抑何刻也。

評 剋裳氣槩金玉調度

黃石公秘法論

黃輝

智力之不
足以率衆
而自有道
令其情勢
為我用講
得渾然不
露

八仁字不
看意而且
大體

入事甚妙

論說不可

八卷

八二

富春堂

嘗聞之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善用兵者用
其為已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
其為已用所碍者鮮矣何者兵凶器也戰危事也
生者人之所必不肯舍也今驅千萬之衆令之操
凶器踐危地捐其所必不肯舍之物以徇吾所欲
至逆也如謂智可以籠威可以懾乎則帥至寡而
卒至衆也一人之智與力不足以勝千萬人亦明
矣如之何能保其不閑而起也是必有道焉使其
心維係于我而不忍携如子弟之衛父兄如手足
之捍頭目情有所必至勢有所必然不如是則其
心不慊豈有所迫哉是之謂用其自為用是道也
孟子知之故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而笑戰國之天下惟不嗜殺人者能一
之當世以為迂濶遠于事情卒莫能相尚而并于
秦秦恃其強以為天下莫我當欲傳之萬世無已
時然死骨未寒而驪山戍卒攘臂袒右剡槲荼奮
僭鑿以當修戰長笏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為
之昂沸卒定之者果不嗜殺人之劉季也當是時
謀臣如雲子房為之冠而子房所從把上老人受

仁本不秘
自天下皆
趨于術故
最良之言
奇幻與妙
為秘

太公兵法其事至詭秘。史稱良數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言。良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則疑有奇幻與妙。不可窺識者。而後人遂傳會為素書。然無奇也。良之為漢策。其著者燒絕棧道。以堅項王不為西顧之心。故遺田榮反書。以促其北鄉之戰。而漢王得因之以定三秦。捐關以東棄之。布信越三人。而卒以破楚。以楚與梁地盡封信越。致其兵。而成垓下之功。識者謂漢之所以一天下。其机在此。而詎知入關無所侵暴。編素而擊殺義帝者。固有以係天下之心。而敷發其机。乃

常謀標奇

九卷

八三

言春秋堂

三章約法
三軍編素
是以結天
下之心
不可破于
房之秘法
正在此

帝業之所以成也。耶。迹此二事。蓋亦度幾三代之所以得天下者。而霸上之譏。始自樊噲。發喪之請。出于董公。非子房畫也。而呂氏乃謂黃石公秘法。不過一仁字。何哉。曰。呂氏借黃石公以表仁耳。非以仁槩黃石公法也。吾觀古名將。未有不號令明。賞罰信。而能使其下者。亦未有不絕其分。以其下樂為之死。而能行其號令。賞罰者。凡兵法所謂三詆五要。皆仁恩先立。而後從之者也。故投醪飲河。肯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也。分囊饗糈。其不踰隘。而士卒戰氣自十也。今夫嬰兒之微。或有犯其

仁夫嘗不
秘天下皆
周之而人
不見其秘

以不測之
義解兵行
詭道被于
古之疑

父母者即敵奮臂而擊之此非有爵祿誘于前而
刑戮驅其後也特為其所親愛者而有所不能忍
故也如使執路人而殺之雖敵其奮臂以往不可
得已勇有所從奮氣有所從作為將者視士卒如
嬰兒使士卒視之如父母則可以百戰而百勝何
秘法之有然則兵行詭道柰何曰所為詭秘者不
可測之義無法無儀倏而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
為之象不可以形埒見不可以篇籍著子房得之
矣非黃石公所能傳也

評 才華炳耀可傳之秘

讀衛霍李廣傳

劉曰寧

勳庸足以副寵幸其功不可掩也

漢武之朝諸將以功名顯太史公叙次功狀多嘆惜于李廣而于大將軍青曰天下未有稱也霍去病無他羨獨天幸不至乏絕甚矣遷之好為奇也成敗固不可以論英雄要之士生斯世斷于功見言信而止衛霍即以寵幸起然以勳庸著遷局能掩哉鳴鏑不可嚮邇室襄芦胡云捷此可以無策取乎假令徒以肺腑襲天子靈則史所稱絕梓嶺梁北可者當時在廷將吏豈都無耳目而能以虛冒居也如曰二子固上意所素知而親信者則廣

館課標奇

九卷

八五

簡春堂

李廣自為奇而非數奇足折其心

自射鵰時業已有封侯之譽此不可謂無知已景武之朝廣俱用事帝測其敗矣微獨二帝程不識與廣齊名其論廣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率犯之無以禁也犯之而無以禁此可藉口于數奇乎將在軍而殺敵固勝是求而必毀部曲弛刁斗以遺敵禽是廣自為奇也如廣之見則司馬左右之翼與夫周官五七之步非乎壯士而不侯已矣將而虜虜而法法而乖以失道以自充絕于微薄之急是廣死于不侯而其款侯之心未死也遷自悲其數之奇以廣自况而折衛霍為廣解嗚呼衛霍非

編以春秋
之義九原
可作三子
當俛首矣

真有足紀者特不下于廣耳。吾獨恨遷不以春秋之義繩之。而猥以廣言也。衛霍遭遇。漢武具有雄才。帝又憤然切三世憾。竭海內以事匈奴。故二子得藉其師。武臣力以成其名。非有確然萬全之策也。何暇論金城之方畧。細柳之節制乎。春秋之義無窮師。太原東郊之止。尚所謂觀文匿武者。非耶。三子不勝其功名之念。成則為霍。敗則為李。並以國卜寧復有為。漢計長久哉。遷曷不引此義為三子按。即李不足惜。而烈侯景柄亦天幸也。雖然。諸將不為得策。亦不為避敵。高呂之嫚辱。非漢耻乎。

館課標奇

九卷

八六

富春堂

戒贖成復
非將時者
之的哉

微今日其誰洒之呼。韓稽顙之威。未必不戒于狼居之刺。姑衍之禪也。吾謂有臣如衛霍。而戒其贖。如李廣。而戒其懷。斯將將之道哉。即答四夷而保百年可矣。姑以足史遷之意。

評 高才雄辨可驚四逆

論類下

讀鹽鐵論

陶望齡

從禹貢說
來有源委
蓋鹽鉄非
創于桑孔
特目桑孔
而散耳

以上下之
勢立論利
大識見

山澤之利
不歸之官
亦歸之豪
百姓耳小
民曾染指
哉桑孔之
創未為全
不是乃析
入秋毫而
小民一無
所利大有
可言誰為
鹽鉄為不

夫國家之利其鉅者亡過山海鹽締鏹鐵之貢目

夏禹已然然皆任之于民稍以所出制令上供而

已及管子伯齊始籠其利而收之官桑孔之徒相

與祖述而致精焉于是商賈無所牟大利國不益

富而用饒也文學之士以桑孔開利為擧梯百喙

討之愚以為非桑孔之罪亦上下之勢使然也何

則三代之時其民朴茂而無邪心故閔梁山澤之

利可樵以予民而無禁後世奸滑滋多利在則赴

之如的為暴子弟無賴少年往往辟倪其間內交

亡命大亂之形目具矣不盡收其權而嚴缺趾之

法何以言富有四海稱神明于天下所謂山澤之

利豪為政耳縣官豈有賴焉况漢武時萬里征伐

軍興之費不訾加以討禪宮室帷帳之增河決歲

侵海內蕭然文景之所遺若掃矣斯非官山海立

平準他求所以富國衍其道無繇者醫之治疾也

急則于標緩則于本藏金抵璧之說施于公私俱

因之世終為水炭柄鑿而已矣故曰非桑孔之罪

館課標

九卷

論類下

八七

富春堂

可發我

此意亦可

亦上下之勢使然也。夫鯨之城也。桀之瓦也。蚩尤之五兵也。秦之郡縣阡陌也。至今莫易也。然則鹽鐵之議獨以出自桑孔為可罷也乎哉。

評 桑孔為之首肯于國計不免有害以城瓦
比似差一籌

評 簡古沉着文之以養勝者

標五可

九卷

八八

山又遠一籌

精 桑孔為之首肯于國計不免有害以城瓦

漢之難斷以出自桑孔為可罷也乎哉

此意亦可
亦上可之其對然也夫鯨之瓦也桀之瓦也蚩尤

亦上可之其對然也夫鯨之瓦也桀之瓦也蚩尤

讀鹽鐵論

黃輝

敞竇一開
其勢必正
于大壞

自董仲舒言秦用商鞅專管山澤鹽鐵之利二十
倍于古。歎盡罷予民其後鹽鐵之議。公羊務功商
君而賢良文學引繩廣川。言言柄鑿大較若此矣。
元帝時旋罷旋復。鹽鐵遂與漢終始。果先生之道
鞅久難行。而利孔業不可塞耶。嗚呼。後世之取民
何必鹽鐵哉。蓋有羞桑大夫者矣。古今故法。常始
于一切窮亟。暫瞻目睫。因循沿淖。迷罔本始。耳目
雅化。皆謂固然。日彫月鏤。民亦弗怪。蓋至于弗怪
而元元之為生也。益蕭然足愴矣。網罟者張諸禽

館課標奇

九卷

八七

富春堂

魚之所爭。故前獲後趨。死利不悟。彼惡知夫結繩
佃漁之前。栩栩洋洋者之為造也。又况乎承百王
之故。故法累積。不知所以加之者耶。且漢治去古
猶近。學者襟裒德禮深懷。發憤訖切。公卿疆禦色
屈。然猶見謂勦陳言。遠事情。徒傳此義。與鹽鐵俱
存耳。借令賢良文學計偕今日。目睹大司農朝夕
亟匱。何暇議罷鹽鐵。且何由振常布。伸頗頰。孰復
于貴人之前。必無偃倭噫吃也。嗟乎。今之天下。猶
古之天下者也。漢患匈奴。故愛棄鹽鐵。以為安邊
足用之本。即今之所謂備虜者。畫長城。自完耳。非歆

自觀時推
尤甚于漢

竟武如漢也。郡國利孔之于益鉄也。有倍蓰無不及焉。金帛輦輸。首西北相望。乃互市之約。鮮如膠舟虜一再入。失而將軍。顧而問所為。奉戰士者。枵乎其未有宿春也。此詎可令賈人子見邪。夫山澤之賦。即弘羊復出。度不可以加。獨所云國病于聚不足者。病坐八蠹。今猶之也。無益之用。不急之位。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今猶之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者。今猶之也。求其所以致此者。誠久遠。然原難致。至將益危。不療之。媵理而務遷。延之以至乎不可如何。使賢良文學之言。歷千五百

及今不為
萬古長夜

館課標奇

九卷

八

富春堂

歲長蔽雲霧悲夫

評 古儁

讀塩鉄論尾

九卷 終

正心以正朝廷論

馮有經

日月光大
清列宿曜
紫微

宇宙之大方寸蔽之矣皇王之業淵然基之矣夫
人君之制馭臣民調劑遠近廣大乎朝廷者人君
所以見其心於天下者也心之正否而朝廷因之
弗可掩也朝廷之正否而天下從之弗可止也故
善為天下者以朝廷為極以心為本故曰守約而
施博者善道也正其心之謂也且夫朝廷之所係
大矣名分於是乎錯命令於是乎出紀綱文章於
是乎生禮樂刑政於是乎成遐邇通觀望於是乎嚮
故雖有中主亡不顧朝廷之正矣患在不知所本

館課標奇

九卷

八九

富春堂

夕露為珠
朝霞為丹

內地其心而外飭之朝廷動曰吾歡云云爾夫心
者動於意成於事昭於聲色所謂微之顯天下人
共觀聞也故曰所令反所好而民不從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篤恭而天下平微乎微乎天下為的朝
廷為機心其握是機者邪天下為輿朝廷為軸其
運是軸者邪嗟夫正心之治難言之矣蓋有障於
欲者有騁於才者皆邪心也要之此兩端其術恒
相須而出入於一心之間蓋漢臣汲黯所云內多
慾而外施仁義此人主之通患也惟其然是以聶
儒靡曼之娛日蠹之於內而聰察猜忌之習日撓

言言有裨
王道非剗
擬無用者

簡練之兵
一以當千

兵是源本
之論

館課標奇

九卷

九十

富春堂

之於外蠹之者竊朝廷之權而撓之者損朝廷之體惡暗其能正也彼其忽出獨而務粉飾故宜耳夫惟明主獨觀萬化之原悟微顯之幾嚴慎獨之戒防窺竊之端絕逸致之萌慮好令之趨謹聰明之用此之謂先正其心以正朝廷遠近臣民則而象之蓋莫不回心而嚮道焉當其時內迄宮闈外迄畿甸遐及海陬微及蠕動齒及神祇皆此心之正為之克塞而亡有和氣奸乎其間是故方寸可以掖宇而淵默可以基皇王故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王道約而易操此之謂也抑嘗聞唐寺人王

守澄之言乎既已惑其君之心亂其朝廷矣後謂其黨曰人主不令讀書近君子噫此君心之藥石朝廷之龜鑑也為人主者慎毋居其術中而不知悟也哉

評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論

劉曰寧

靈源與積
石爭流神
基與極云
比炭

論曰求聖人之德者求其心而已矣夫聖人之心何心也無私者也無私而聖人之心盡矣求無私之心而聖人之德見矣何者天以其靈粹之氣昇於吾人而人得之以為心澄然清莹然明者其本體也而一毫人欲之私或以雜其間不為汨沒則為眩瞶而澄者始清莹者始蔽志與氣因之始晦非其初私累之也聖人惟無私也故清者常清明者常明虛靈洞徹昭昭乎與天地並此豈有加于本體之外哉要不失其所固有而已矣蓋嘗於曲

北辰象之
弱德休河
岳之上靈

禮而得其說焉其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聖德也而愚請以無私一言蔽之夫無私者天地日月之所以為大也故觀乎天地日月而聖人可知已天之高明萬有賴其覆幬然天不以其覆幬而私一物也地之博厚萬有賴其持載然地不以其持載而私一物也日月之代明萬有賴其照臨然日月不以其照臨而私一物也故無私者天地所以貞觀日月所以貞明其理一也而聖人則三才之統係焉民物之望歸焉故將以馳騫乎兼并之規而勤思乎參兩之業使其心一有私則與三者不

寸月派出
便自驚人
直是鋪金
錯彩

運精神於
机軸是作
家

館課標奇

九卷

九二

富春堂

相似而又烏在其聖人聖人反而求之知吾之心
本自濤也本自明也其有不然者私也無私則天
全。天全。而吾之心。體日益精明。有私則天雜。天雜
則吾之心日以泯滅。而不自覺。即時有存焉。而卡
微卡暑。條有條無。何以言在躬而志之。與氣且終
於昏昧耳矣。甚哉私之不可有也。是故本之乎淵
涓。蠖濩之中。而察之乎幾微。眇忽之際。齋莊以端
之。靜正以守之。聲色不為之。誘便辟不為之。移喜
怒。好惡不為之。奪自內。至外自暫。至久吾心常瑩
徹。昭曠而不失其本然之初。譬之水之止。而可以

深於理窟
錯綜變化
皆臻妙境

見眉睫至清也。鏡之空。而可以別妍媸。至明也。由
是志動氣應。而真知出焉。可以辨天下之幾。可以
識天下之故。彼世之觀聖人者。皆仰之以為神明。
而不知聖人所以有此者。無私故也。故不迎物而
慮。而物何逃於察。不先事而逆。而事莫遁於明。萬
事萬化。紛糾藂委。而要之煩者不能亂也。人情物
則艱深隱幽。而要之微者不能惑也。朝廷邦國刑
政典禮。輟輟雜沓。而要之順者不能搖也。大之兩
儀幽之神鬼。前之百代。後之來茲。而無一非此心
之所融徹也。盖起于方寸之間。而通乎四海之外。

高論溢出

運於毫微之內而貫於八極之遠所謂不降皇序而經綸康濟臻天一之上理者其在是哉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而日月無私照聖人以無私之心參乎天地日月之運而脗合無間此聖人之德所以為盛也惟聖人之德與天地合則天地之氣而名世之佐與焉故曰嗜欲物將至有閏必先雲龍風虎聲相應氣相求而莫測其機緘故其始也聖人以其志氣通乎三極而委和之氣萃於英賢其既也有平格之臣以光輔明主而明良之業相得益顯斯豈偶然之故哉崧高之詩有曰惟嶽降神

館課標奇

九卷

九三

富春堂

及甫生由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夫文武有聖德而甲甫為之佐感應之理固不可誣哉謹論

評 挹其源游泳而莫測玩其意靜深而不窮佳

哉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論 焦竑

百川赴巨海衆星聚北辰

仁也者渾涵於一心而流通於三極者乎是故達於無我之公以弘其無間之妙者而仁之體斯識矣夫入以心立命而心以仁立極其理粹以穆其機潛以微蘊之渾然觸之盎然固不可以方體窺不可以意象執者也而何以曰與三極相為流通者也又何以舉天地萬物而體之也然則是仁也不幾於馳騫於兼容并包而動思於委瑣寥廓矣乎况夫天地至大也萬物至衆也其陰陽剛柔清濁高下者既難以測度而改行喙息根著蠕動日

館課標奇

九卷

九四

富春堂

識透仁體以故言洞達

感遇於吾前者又紛紜轆轤而茫無際若之何聯屬於吾身與之為一乎噫此非以形迹言也曷自仁之體而觀之生民之初厥有恒性而吾得其神而明者以為心又得其公而純者以為仁斯天地之所儲精而萬物之所有神者也故藏之於渾淪而其量則溥博而無限制之於冲漠而其施則浩蕩而莫禦有弗感感之斯通有弗過過之斯應其一視而無我大同而無間者非有所矯私於其間也固仁之所以為體也人惟特於形骸氣質之累既漠然於天地萬物不相與而無以達觀夫一體

之原其自小其身者復視天地萬物若杳冥恍惚
而以一體之義為難及間有知忘私以循理者則
未免求仁於博施濟眾之間而或淪於高遠之弊
故合者離之通者塞之而仁之本體漸失矣嗟乎
其殆求仁於仁而未覩於吾之初心矣乎夫見孺
子之入井者則哀而思援觀牽牛之敲齧者則閔
而思釋孺子與牛於吾身固判然若胡越也而其
哀之閔之者何也然二者猶謂之有知也至于逢
草木之榮瘁也而欣戚以分稽象緯之愆順也而
喜憂以寓當其欣戚憂喜之際探之而莫得其端

見木來面

館課標奇

九卷

九五

富春堂

精思深造
之文脫去
色象

測之而莫窺其妙斯誠何心哉是心也正吾人所
恃以為立心之初而所謂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者為能體驗擴充乎此而已矣故仰觀於天則曰
吾身所戴者焉而凡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雨露雷
之變化皆視之若性情形體之附麗於身也俯察
地則曰吾身所履者焉而凡山川岳壺之流峙飛
走土石之布列皆視之若精神血脈之貫徹於身
也以混處於萬物之間則曰吾身之胞與而凡呼
吸動靜疾痛癢病不與我相管攝也甚者為之變
調其節宣之候焉為之經緯其土壤之宜焉思以

按節而歌
風生浪湧

粹然有卷
之言潛心
理學而有
得者

育萬民而使鰥寡孤獨皆獲其所也思以殖群類
而使勾萌輅角皆若其生也其有見於天地待我
以清寧萬物待我以蕃育而不忍自私自隘以孤
其降衷之命是以舉而儀如一息納八荒如一門
在吾身不見其不足在宇宙不見其有餘而其位
天地育萬物以弘彌綸參贊輔相左右之功者胥
其自一體者以致之矣雖然無私者固仁之體而
求仁者亦豈能盡天地萬物屑屑然求所謂一體
者而仁之乎苟得以直遂則囊括天地包舉民
物以滯吾一體之分量者固與天下為公而無難

力不能以從心則雖愛有所未周澤有所未偏而
亦無病於物我無間之學譬之善養身者不拘拘
於肥瘠而惟元氣以為之主焉則保合太和旁皇
周浹而脉絡榮衛自無不得其理者矣此強恕而
行之術所以為求仁之要而異端兼愛之說妄布
吾聖賢一體之仁而卒莫之底止也然則有志於
天地萬物者其尚繹思理一分殊之旨矣乎
評 前半寫意灑則後半如千官鳴佩

心為嚴師論

朱國禎

穆聖為文
英華自在
此以意勝
也

或問心何以為之嚴師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
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師而師之有益於
吾人者豈非其嚴也哉然道也業也惑也皆心也
而傳之授之辭之者皆所以約束其心也故心之
為物雖主乎一身而其操舍存亡之幾間不容髮
舍之不存則昏昧放逸教無所施雖嚴師臨之而
聲歎日孰於耳儀刑日接於目亦曷愛乎其難入
矣操而存之戒慎恐懼無時暇豫雖離師保之側
而一出言不敢忘也一舉足不敢忘也心之為師

稽謀慎亦

九卷

九七

富春生

有欲制有
精義深融
音板

其嚴乎故以是心而求道必能檢察於齒獨而
體驗於事為自身心性情之微以至天下國家之
大無一不得其理夫是之謂傳道之嚴師以是
心而脩業必能遜志時敏極深研幾自帝王經綸
之迹以至詩書六藝之文無一不窮其妙夫是之
謂授業之嚴師以是心而辨惑必能審問慎思優
游厭飲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凡似是之非舉不
得以亂其聰明而淆其心術夫是之謂解惑之嚴
師或曰古先聖賢矣不求師高子曰台小子嚮學
於甘盤武王未及下車訪於箕子子俾陳洪範夫子

如上意雲
起處接亦
城大奇大
哥

生於晚周天縱之將聖矣猶然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而師鄭子長弘老聃之徒至於後之儒者若揚子云謂務學不如務求師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今曰心為嚴師然則彼皆非與曰師者吾人之模範惡可察也然而心之不能離乎師猶師之不能離乎心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肅然收斂履繩蹈矩已儼然若師保臨之矣而自其有浮於師之教也則日乾夕惕無時豫怠而心之存者因有所觀法而益固故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然而擇之改之者獨非心乎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

平夷而雅
到說理之
文自應如
此

餘師其所謂求之者非求之心乎向使斂束於師之所及而縱肆於師之所不及則師之道窮矣其面臨之時足以使人敬且畏而退處之際不足以使人戒且嚴則師之道廢矣或曰心為嚴師固也而先儒又以為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此又何也曰心為嚴師之心心之有主者也師心自用之心心之有我者也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憎其病耳舍己從人舜之所以帝也好問則裕湯之所以王也好心以求師

固不可師。心以自用尤不可善學者當自得之

評一敏捷辨給繁于文采非史也殊釋文學以

知平質性言非鄙也

敗也滋甚詞言心學也試為學者語心學其自不

敗聞室者不欺聞室者不欺此心之謂也是學之



也曰心志虛靜之心之有主者也師之自用之
心之有裁者也師之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
管卦言非嗚也

論一若辨辨繁于文采非史也殊釋文學以
固不可謂心以自用尤不可善學者當自得之

學始於不欺闇室論

董其昌

思入淵微
研若畫形
于無象處
響于無聲

夫學心學也自人心漸漓學術寔偽其弊也在莫知所始故竟也莫保所終飾之昭昭而隳之冥冥欺也滋甚胡言心學也試為學者語心學其自不欺闇室始不欺闇室者不欺此心之謂也是學之所始即學之所由歸宿者也蓋夫心也者淵藏方寸冥冥黜黜漫指之若肺腸之司一職也內視之若尺輪之升海底烟烟乎外燭矣古人曰室本無闇此之謂也學而不始於此也即令功業震赫聲譽煜燿總非暗室中本來面目恐二豎子先已竊

館課標音

九卷

一百

富春堂

言順比滑
瀉洋匕鏡
匕然豈筆
而不突者
乎

而據其所欺假之病無可救藥也已嗟嗟語學至此蓋危哉微哉固可以淺淺談哉蓋所為不欺闇室也者非獨居而後有所謂闇室也又非必獨處為不善而後為闇室之欺也大凡善惡之幾有人所不及見也者尤有視之不可得而見也者有人所不及聞也者尤有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者視聽之而不可得見聞也者其形愈隱其室愈闇其為幾也愈嚴則何也曰心也夫人心亦至難測矣當其寅賓御衆左禮右樂正色侑詞侃侃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即言下而肺腑所藏者一涉曖昧不待

程七名理
如虎南揮
談遠公說
法

勤閤室甚
到

思入細微
脫出聲臭
之外

晚世深談
能令偽儒
掩面

退處而罔已甚矣此即閤室之欺也揖讓慮慙鞠
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即此時而片私纖欲即能
構其中而與之聞百墨色矣此亦暗室之欺也
至於獨居自理刻下向行曰我必為正人為君子
乃俯仰微蕪曰如是天庶幾福我乎如是人庶幾
用我乎此則有意為善雖善亦粗此亦閤室之欺
也是故大庭廣眾之中有閤室焉人戒比對之際
有閤室焉即閤室獨居之時尤復有閤室焉何則
吾所謂不欺閤室者惟其心也學而始此則自幾
焉未發鬼神未測之先而吾已澄其源植其本由

九卷

百一

富春堂

是而之焉其心術光明其事業必醇白其淵衷堂
徹其操履必昭融蓋源清而流長本固而枝茂其
機固有所自始也故曰學之所始即學之所由歸
宿者也後之學者一腔之中百閤具集徒組織妄
談更相藩飭為竊古人口以欺今人耳爾而世俗
之講猶瞽儒矍矍然不知其非也相與案飭其詞
而尸祝之又祗為竊巧者口以欺愚者耳爾曾何
思學何所始吾人根蒂何在而竟不及此也愚敢
槩目之曰欺閤室嗚呼愚甚憂夫學之不講令人
質質焉無所考証也吾又甚憂夫學而不始於閤

室徒便便烏工於粉飾也於是乎不憚贅言作學
始於不欺閻室論

評 若太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况一唱三嘆
雅而不豔

館課標奇

卷九

一百一

高林竹上

反鑑索照論

徐彥登

配雲潤于雲雨象變化于鬼神

鑑可以照乎曰然反鑑可以索照乎曰不然通乎此則知定性矣莊生曰水之性不濶則清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盖有味乎其言之也夫人性之易濶而難清豈啻逝源哉惺惺靈臺至虛矣彼儂驕排進焦凝往來者日俯仰以滑其真是故可定也不可定之也定則字字光發定之則神滯精發不可則判乎有心無心之間耳無心焉雖動亦定矣有心焉即靜非定矣豈惟非定又從而敬情之甚矣哉好智之為累歟則反鑑索照之說也今夫

館課標奇

九卷

一百三

富春堂

熾然天清空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

火齊水心蕩以飛零以射物皎於燃犀之照夜此世所謂炯矣然徇而視之則與莪石無擇何也體雖在內明由象生無象則其光不燭無感則其象不呈古人云由象誠心為此也烏有自瞋而睫能求端於六合者乎故所貴乎持鑑者為不染暱於塵而已非反其明而窺之寂也所貴乎定性者為不搖岐於物而已非絕者感而歸之幻也乃喬詰相高者竊為創制於歆惡之擾快心於閉固之私卒之注錯無當內止外繁終運枯形於連嘒列將之門而不見為人戮笑焉則惑矣乎嘗觀元始

日出天而
耀景露下
地而騰又

浮陽澄於覆水清矣定矣觀其裏則二曜閃焉七
辰繁然五氣繇然肖翹蠕動保息相吹者又無地
無時而不職然何至動也然卒為大虛不動蓋
惟其無物是以有物惟其有物然後無此寂感相
生天地之所以鏡照不窮也道網緼既降斯理在
人物亦有神聖焉恬以養心歸真不宰縱則委衣
用則發機尸居而然見焉淵默而雷聲焉龍從遼
巢如周雲彭溥萬物而不與為愠焉則雖有挽抱
衡杓者皆化於其境以故精神四達無所不極昭
昭乎揭日月以行矣索照云乎哉道德下衰有洗

館課標奇

九卷

百四

富春堂

鏡水塵之
照爛襲青
氣之烟熅

遠水無極
厲山參雲

障鑒靈者是故照而不融德又下衰於是乎有溺者起者
者是故昏而不燭德又下衰於是乎有溺者起者
任我遺迹守空拒有設為一切城府之說以禁外
掇而不知天君已節介於內所謂兀然四大者亦
偶人耳彼目無所見將執何者以求明耳無所聞
將執何者以求聰事物無所應接將執何者以別
主客天棧無所感發將執何者以考定靜老而寂
滅佛而苦空且猶訛之况無得乎老與佛而欲先
竊其所謂無有者邪本以明心若是昏之矣本以
見性若是掩之矣是本以索照若是反聞者也雖

折埋之精
含義妙當
別有一種
可思

同鏡照之
晨照其金
爐之夕香

館課標奇

九夫

百五

富春堂

左撫軒。轅之銅右。抱成。疾之。罟吾。信其。不能。照。咫
尺也。况千里之。喁乎。是以善照者不反鑑。善定者
不滅感。故神莫收於墮體。真莫沌於守獨。悲莫痛
於矇真。私莫亟於作惡。之四者無益而又害之。是
野干也。野干非依木不生。然枝析則墮。脊以是。拔
木處乎中野。至衝靈而死。夫始以是存。而終反斃
之。烏彼惡物而虧性者。何以異此。傳曰。魚渴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故與其是內而非外也。不
如而忘。而化其道。柰何。定性者不效魚之相忘。而
欲為野干之虞死。豈其未聞反鑑索照之非乎。彼
照以鑑而生。反鑑而能索照者。無有也。性以不累
而定。惡物而能定性者。無有也。鑑一反則明。達無
具。雖千態萬狀。何能相肖。邪。吾心一惡物。則私意
留本矣。既掩所謂。廟然太公一疵不存者。烏能疏
觀不爽。邪。故曰。養性者以保嬰兒。而不拂以存。漠
不為。而恃以逸天也。游心乎無。裁與之。上下與之。
奮揀而不偕。烏古有得是者。唐虞。專心於精。一夏
商。持念於安。止文。純所翼於小心。武德。肅度於敬
制。尼父。戒惕於非。禮。顏氏。坐忘於心。齋。是皆以明
覺為自然。有為。上。應。延其先。內。即。所。謂。對。明。鏡。而

幽顯畢呈者歎易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
失其時於道光明明斯不索而自照之道也勿反問
鑑矣

評 琢薛莊麗吐氣雄傑看陳兵涿鹿之野雲鳥
上下而斂戟交鳴也奇觀哉

館課標奇

九卷

百六

富春堂

二寸五分又寸五分見

言 經籍並出扁軸新系新共公實之理

鑑矣 心亦安止又

夫其抑亦直矣明慎不惑而自照之道也

幽顯畢呈者歎易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

為山九仍論

云道南

古今稱善學者則不怠貴矣學何以不息哉學者
學以致乎道也道之體游之無根涉之無涯引之
莫觀其始推之莫究其終何可窮也道不可窮而
學之以有窮之心于是乃有始於涿勵終於息緩
始於高明終於卑下始於遠到終於近小者聖人
憂之故曰為山九仍功虧一簣說者以為聖人欲
學者之厚其終也而愚以為聖人始欲學者之持
其始也理本一致勢無中立故敗者毀其成者
也失者隳其得者也夫人也而有不豔意於成與

沉發精神
削去枝葉
而捉然獨
見處已端
又求上乘
夫

館課標奇

九卷

百七

富春堂

涿諱言於失與敗者邗然而其致相戾者夫非獨
志不力也蓋亦其所見者狹焉故牛蹄之涔必無
尺鯉類府之山必無大材其所營者隘則其所聚
者亦小學而不求止于至足也則與蹄涔類府又
奚以異矣他無暇論即尼父諸弟子曰遊聖人之
門豈不景行高山欬然而未聞性道聖人不與其
頽息未厭紛華聖人且戒以小人儒此猶其下焉
卓爾如顏氏乃猶有彌高之嘆至以為從之末由
彼其自昧於聖人殆尼立之與壺領等耳而猶未
也以夷惠尹之行夫亦可稱蹕稱聖域矣乃或徂

於一曲闡於通方以脉神化之闡闕猶不能不置
軒輊於其間故學至於仲尼始可以稱大成始可
以言至足然於農圃猶曰弗如於方人猶曰不服
至於胸襄異流且從而摠衣講業焉夫非以此飾
搗謙之度獵蕪茹之聲為也則道固靡不該焉耳
使聖人而以為無不足則有不足者矣聖人而以
為無不至則有不至者矣故衆人言九仞之一簣
也言其易而聖人言九仞之一簣也言其難言其
難故終身營之而不足言其易故一日棄之而有
餘棄之則不復知九仞之外尚有一簣營之則自

又微以
孟子音於
於而盈耳

一簣而上吾又不知其為九仞者何限也嗚呼聖
人之學所以不同於庸衆人之學者以此則豈非
以其所見有廣狹哉今夫物堂之不可語於虛巖
也整敷之不可語於空峒也蟻封之不可語於焦
原也此夫人而能識之能辨之者若夫陟二華登
介丘焉自以為身游天表足亂浮雲泱泱乎大觀
者矣乃世猶有蹠焉於閭風弮蓋於縣浦者彼其
順視日域之與月窟直一瞬焉而後知岱與華猶
其在夷陸也藉令終其身不一稅駕於此可但已
乎故朱子謂九仞猶可止也已至於九仞不可止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莊天合

籠天地于形內控高物于筆端

世每多裴行儉知人綜其所道說謂士先器識後文藝夫文藝亦安在可廢哉士君子所貴不朽事業檇藻揭日月輝光煥天地構匠運斤燁如春華繁如綺錦亦足奇已胡必文藝之後器識之先置軒輊乎嗚呼闡於本末之較矣士君子視身器識本也文藝末也本猶之乎木之根也末其枝葉滋蔓者也根培則枝葉茂根傾即其外爛然可觀是不終朝悴矣安所用之夫士所稱器不貴其能受坳斗甯之受也以升斗計鍾金之受也以石計萬

館課標奇

九卷

百十

富春堂

理扶質以立幹文畫條而結繁

斛巨臚之受也至盈之百石而餽水不加咫益之千石而餽水不加尺斯其所受弘已士所稱識不貴其能明哉登尋丈之丘則尋丈以內瞭而矚矣登百仞之丘則百仞以內瞭而矚矣登岱華萬仞之巔則四海壘空之大澤中國粒米之太倉斯其為明遠已故必有萬斛巨臚之器而後可以容天下必有秦華岱岳之識而後可以照天下文藝局與烏何也天下所為貴士與士所為貴於天下將肩鉅致遠鍾磬廟朝者乎抑雕刻鉛槧腹聽炫目者乎將耀今垂後為萬世規者乎抑藻文墨局迹

言振之而愈廣思極之而愈深

辭博約而
溫潤論精
微而明揚

當年者乎。將大冬松柏不與時頽，仰者乎。抑桃李華榮為一時，欲豔者乎。令其貴者果在彼而不在此，是浮滯之末，得以加于本實之上，異膳足珍而大羹不啜，祛服為麗而大素不陳。夫安所貴士為若由是其重在此也。尚將圖博大修宏遠之業，器識可不務乎。故文不必連篇累牘，詞不必風雲月露，技不必飾銀黃而繡盤，悅其持心也。儼兮其若容曠兮，其若谷。豫兮其若春水之將釋，其任事也動如赴機而鎮之，以重明若觀火而韜之，以晦變如神龍之泥蟠而天飛，持之以拙，至其處世也功

名利達昧者，以為榮身之階，而吾以為浮雲之變也。擗奇詭說昧者，以為千古之業，而吾以為朝華之草也。此豈誠厭揮霍薄雕，匪故不為。執若博者不小，用識遠者無近視，素所蓄積者然矣。嘗觀三五之世，化龐俗朴士，皆故本實不競於華，唐虞不以儻庸庸靜言之，士周官不以六藝先六德之教，彼豈不知才力之馳驟，可以炫夫文藻之藩飾，足以謹衆，執誠睹於本末之理也。漢興去古未遠，其臣初猶有朴樵少文之風，迺後稍稍驚文藝矣。枚乘終軍，東方朔司馬相如之流，撥藻芬芳而上重

石麟玉而
山輝水傑
珠而川媚

藻思綺合
清麗芊芊
炳若綉繡
樓若繁綉

之然而恢諧不根至不免徘徊優之謂其器識卑無
稱通達如賈生治安一疏纒纒千萬言非不見為
憂治危明然而之談痛哭竟以疏外其器識淺楊
子雲著書草玄庶幾博雅然而劇秦美新之譚卒
不免投閣為天下笑其器識陋盛唐一代山斗
嘖嘖推尊韓氏至有所為周情孔思之嘆然而二
鳥羨榮之書請謁其器識隘夫枚乘董無論已賈
楊數氏列於漢唐間大儒猶齟齬乃爾何況盧駱
諸子乎此何異持萬斛而內斗宵曙尋丈而昧泰
華者也必不幾矣故論士者以器識而兼文藝上

館課標奇

九卷

百十二

富春堂

也文藝不足而後置識次也器識無足數而沾沾
以文藝名下矣
評 天泱泱以岳雲泉涓涓而吐溜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

焦竑

志主必勝
即有真見

天人之際果可以交勝言乎哉果不可以交勝言乎哉夫天生氣氣無定不宜以勝不勝論也夫人主志志有定可使主勝而不可使之不勝也何也宇宙間陰陽五行化極萬有其遲速順逆錯行貞勝氤氳摩盪不可端倪者誰則為之氣也天不能以自主也天不能以自主而人于其間猶得以裁成輔相之方而損益其有餘不足之用于是乎攝持變化均調氣機使夫未形者之潛消而已沴者之不能患則人固得操其權于常勝而天無與焉

先立此論
下日迎力
而解此得
老蘇之氣
而運以馬
乘者

館課標奇

九卷

百三

富春堂

山珍海錯
羅列于前
光閃耀目

何以明之夫世之所謂祥者曰日南無驕陽斗北無伏陰景星慶雲形于天麒麟鳳凰遊于園芝草屈軼克于廷九穗兩岐登于野是其類也世之所謂灾者曰日蝕晝暝山崩川竭厲風淫雨恒燠恒寒太白虫尤肥穢木狝螟蠹蟻賊厲鬼天凶是其類也頽之二者其遲速順逆否泰剝復每隨其氣數之偶值而迭形紛沓于亭毒之表天固不能使堯水之不九年而湯旱之不七年也固不能使商戊之不枯桑而高宗之不雉雉也固不能使后魏之不自雉而后趙之不蒼麟也固不能使漢文之

色古音清

氣脈俱濕
之左開人
而閔中肆
外更自趨
軌

縮課標奇

切喻

天定勝人
人定勝天
終是矯証
之說聖人
不在勝天

不日蝕而漢宣之不五鳳也此何以說也則天之
無如氣何也聖人知其然而直以身任靈承之責
曰氣與志天與人一耳吾志卑即氣爭吾志和即
氣和安所二視之即不必取應影響尺尺寸寸乎
天而奈何不講于脩備脩救之道徒以坐視而莫
之省者是故一歲無災則曰天其忘我諸福迭見
則曰吾何德以堪之諸一青一稔輒引為痼瘵而
不敢自急汲汲乎側身而脩握道而理虫飛會盈
辨色視朝日中考政日入度刑而無淫于喜怒無
妮于嬖幸無搃于貨利無酣于麴蘖無傷于土木

〇九卷

百十四

富春堂

無縱于馳射凡所稱揣心佚志不軌不物足以踊
躍和陰驕蹇大陽于天心而逆和氣者皆絕其道
勿之有務辟則謹病疾者為之醫為之藥而不計
其疾病之至否也辟則避風兩者為之蓋為之室
而不計其風雨之至否也故適當其順則以志之
知逆氣之和若蒼麟白雉神雀五鳳可以坐致即
不然亦當令祥穀熒惑稍若而即化焉又不然亦
當令堯水湯旱從容以需其後而無損于時雍風
動之治也夫是之謂操其權于常勝而天無與者
也如必執交相為勝之說則當其天勝雖堯舜之

之心而立
得志定天
之用便自
不能勝人
笑不能勝
人便自人
勝矣此見
足破迷主
足斬誣臣

其意也
人對自人
下請教人
人對自人
人對自人
人對自人

執業何施當其人勝即大造之玄言可量是莊上
之時為帝者也彼惡知天道流行不測之神而又
惡知所謂恐懼備省之道者哉愚固曰天不宜以
勝不勝論也人可使必勝而不可使不勝也是寧
非子張子之意也

評 昔鳳洲先生曰語不必盡廢旧而能致新
格不必效遠古而能毋下如此等作亦在
尋常括帖而議論出之創見才華發之藻
林可謂時流中合作

平...
熱不...
惡...
...
...
...
...
...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

莊天合

先為不可
易之論下
此目戒咳
唾無自費
詞笑

天人之際至難言矣。蓋天非蒼蒼之謂，乃萬物之總名也。故謂志帥氣，則可謂氣之勝；志則不可謂人感天，則可謂天之勝人。則不可何者？以志氣天人非二物也。夫志氣之分古無其說，而昉于孟氏嘗繹而思之，持其志無暴其氣固也，而所以能無暴者，誰乎？厥者趨者固氣也，而所以為厥若趨者，誰乎？倘不索諸感召之原，而謂志氣天人理相交勝，是氣之休咎人不能常主天，乃以積氣之偏雜

館課標奇

九卷

單六

富春堂

論志處
如秋霜

出而與吾角也。豈理也哉？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夫天也而視聽自民，是天待命于人，而非以命人也。人也而為天地之心，是人主持乎天，而非待主於天也。何者？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志之所在，日可回，月可捫，水可蹈，石可遊，龍可下，馬可角，故燕臣拊標而飛，秦女顛號而風振，天固無如匹夫匹婦何。况聖人乎？聖人者，權足以樞萬化，政足以柄四時，言脫于口而和，可以翔海甸，意動于心而精，可以通鬼神，行成于身而效，可以格象緯，是故其始

洞達合一
之吉隨察
而鳴即是
天籟

也嘉祥。灾青聽之乎。我其既也。彌綸調燮藉之乎。我其終也。宇宙造化之乎。我蓋人于天。若通呼吸。若鼓宮商。叩靡不鳴。求靡不應。乃執其常以為志。動氣人勝。天當其變。以為氣動。志天勝人。亦過為剖析。而不達于天人之理矣。豈知人若天之志。天者人之氣志。即氣氣即志。人即天。天即人。惡有兩相亢而相勝如敵國然之謂哉。曰此以論盛世之理也。乃叔季之代。災疹橫生。人不自主。安能不舉而歸之天。曰咎非也。人志慎天。以其善志應之。人志佚天。以其戾氣應之。無非志者。由是有驕陽。

富春堂

奇

百十七

富春堂

荆海鄉正
猶散河

九旱以應其紆結間阻。思不下逮之象。由是有彗孛飛流。山鳴地震。以應其偏頗窮極。政多疵癘之象。是何也。則在上者人不脩而志多爽也。然則堯湯之水旱何繇乎。曰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有不必于德者是驕之。而速之敗耳。驕佚靡麗。

天表之應。應之以異。有不必于暴者是警之。而相之興耳。知此則堯之潦。其霖也。湯之魃。温煦也大。戊之桑。穀蕪英也。高宗之雉。唯儀鳳也。宋景之熒。感景星也。非獨不為治累。而且為德資。則我之志。常定耳。不然是聖人者。亦隨時俛仰。世隆則隆時。

人主原
不回志
動于此而
協應于彼

若蓋之于谷叩靡不
獨者承靈
封之主
不自樹其
志而猥以
矯誣徵天
之靈是魚
帥而翼卒
之效命也
得子

引洪範求
尤為親切

館課標奇

九卷

五八

富春堂

汚則汚惟天之從而居然一贅疣耳又奚貴聖人
也哉自此義不明人主始得以自運其責至于災
變踵見猶然秦越視之慮不勤于旱溢顏不禪于
孤悻而一意于厭縱之求故旨酒宴遊馳騁戲豫
志非不適也詭詞諛語俯眉承睫志非不順也佳
冶柔曼席寵希恩志又非不暱也卒之敗德日滋
天心厭棄氣化之運猶江河之下而不可復返人
寔為之笑局故馬洪範之言庶徵也其休徵曰肅
時雨若人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
其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
若蒙恒風若蓋休與咎在人天不過之為之徵耳
固未嘗為休咎也至此然後知中和位育皆吾度
內而人主之責毫髮不可自諉矣然而亦有難致
詰者宋之六鷁五石可為異矣而內史叔興為非
言凶所生魏王基筮於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恠而
無凶兆非所憂也基之家卒無患夫由管輅之言
而知家不可變恠論也由叔興之言而知國不可
災祥論也然則君子亦道其常而已

評 災祥之說類能言之至其人定勝天意暢發
無遺此為獨步

大玄準易潛虛擬玄何如 區大相

衛易已辨千里擬玄尤謬之區矣直闢其非何察哉詔

或問玄準易虛擬玄有以合乎曰冥搜氣象包幹萬類妙極道數未學妙窺徒令作者心苦耳何論合不合哉若然則焦京之卦氣洛下閎之太初曆其于易多矣惡取夫尚炎而談虛夫易非聖人作也以其書更曰聖而後完故曰聖人嘗作之耳然說者猶以為傳不如辭爻不如象象不如彖而六書不如三畫言愈煩而道愈岐也彼不得已歌覺顛蒙于大道則固無嫌于煩且岐耳不知者以為象數之書知者以為三才之書不知者以為聖人

館課標奇

九卷

百十九

富春堂

叙玄虛不冗不促自有神工

之強你知者以為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而冒道也玄與虛也果不得已乎抑強你乎蓋子雲之為玄也以首象卦以贊象爻以四位象二體以五行象八物其意準易而為之者蓋曰此非子雲氏之玄而子雲之易也君實之為虛也以萬物祖于虛生于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其意擬玄而為之者蓋曰此非君實氏之虛而君實之玄也然唯無易而後可玄與虛耳有易矣惡用玄虛哉蓋嘗反覆其說有不能相通者易之為卦六十有四而玄之首則八十有一虛之

誤得雄沉
而稍時者
左自了了

名則五十有五易之爻有六玄之贊有九虛之變
則有七易之卦有內外玄之虛有四位虛之體則
有十等易有八物玄配五行虛則兼之以生成之
數易始于乾玄始于中虛則始于元也易終未濟
玄終于養虛則終于餘也易之著策用四十有九
玄用三十有三虛則用七十也易之揲以四玄揲
以三虛則揲以十也易之占以動玄占以逢虛則
占以變也此其相戾而不合者猶之乎顛也就其
中默會雖得于易者多然已不出易之範圍何者
卦始太極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乘之故六

館課標奇

九卷

百字

雷春堂

不涉一詞
亦一詞斷
不能涉而
相乘沉識
人人辟易

以叙實中
錄以議論
若如素碑

十有四鳥首則由一以生三名則始于五行而乘
以天地之中數而要不能外易之太極也爻守金
木水火而為一分土而為二于是有六爻六六乘
之故三百八十四爻具焉贊則分金木水火而為
二守土而為一變則以金木水火土生成之合旋
相為變而乘以元餘齊之無變而要不能外易之
五行也卦有內外以別貞悔于是有二體而乘承
貴賤之分定焉玄則方州部家以別遠近虛則體
分十等以表尊卑而要不能外易之二體也易始
乾坤而分六子于是有八物玄則始于一水終于

五土虛則始于天一終于地十以備五行生成之數而要不能外易之乾坤六子也易以陰陽消息人事盛衰為卦次玄次其首以日之躔次宿之分度虛次其名以周天之度用三百六十四變而要不能外易之始終也易之著策本乎大衍而虛其一玄本乎天地而虛其三虛本乎五行而虛其五以至分揲卦劫老少經緯主客之用各有不同而要不能外易之筮與占也太抵易之儀象卦數布置錯綜與天地造化無不合由其理出于自然故曰非聖人作之也玄以方州部家附會律曆節候

一出之目
然一出之
豫合本自
殊塗無煩
並絮

斧旋處亦
是止論非
也

而強其合虛以王公岳牧卿士大夫士庶分綴五行生成而求其同又何論合與不合乎吾獨惜夫以子雲深湛之思君實專精之見不贊易而為玄與虛也使夫後之覽者不曰惜則曰贅故曰二子強作也雖然登泰位者踐坎埤適滄海者沿江漢蓋君實讀易苦其幽奧難知故願先從事于玄以漸進于易其作虛也無難是乎故知玄非準易所以明易也虛非擬玄所以明玄也君實嘗贊玄矣曰考之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于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于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蓋亦自賢其

虛耳后生末學不得其說毋恠乎輕訖之為僭為
贅也子雲嘗曰後世有子雲子知吾玄温公亦曰
後世其無君實乎故知夫二子非妄作也

評 易者平易也易者變易也曷曰玄曷曰虛玄
虛之作易道蝕矣四聖人作易易即是心故
知阻知阻與民同患無相罹也子雲不免及
身之裁君實不免身後之窟幾之不知曷以
擬易擬玄為卦篇中橫議如指黑白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焦竑

讀時憂世語多激勵

余讀平準書食貨志見漢一代羸詘盛衰之變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譚財計者何容易哉國而虛無財則國病欲實其國而籠天下之財則民病國病矣其勢不得不取一切之術而不暇顧民之利害則國之病又轉而病民民病矣國何所恃以立則民之病又轉而病國嗚呼安得措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令國與民交利而無病哉余觀漢物什伍稅一賜租之詔間歲一下其征入甚寡然當時廩庾皆滿府庫貨財至

詔錄標奇

〇九卷

百三

富春堂

叙事俊麗通而京矣

于粟紅而不可食貫朽而不可校抑何饒也其後縣官稍稍不給動虛郡國倉廩令民得入賞拜爵贖罪更錢造幣進雒陽賈人子用其心計權監鉄算舟車漕輸天下財物置平準于京師以朝廷之尊下而與商賈爭刀錐曾不餘力而讓利然而縣官大空不足以奉戰士水衡少府無終歲之儲又何詘也蓋嘗取而思之天地所產九垓所入止有此數非有神運鬼輸也調度得宜則寡求而常足浮淫無藝則多營而常匱彼于平城嫚書之辱不為忿入塞則距之而已而大將軍貳師樓船車騎

此段無中
生有說論

之屬乃歲遣也。露臺之費尚為惜而昆明之鑿建
章栢梁之役乃屢興也。幸不過原廟登不過霸陵
而封泰山禪梁父祀秦峙汾陰則頻舉也。天子衣
皂緋斥諸浮靡而文成五利至賜予鉅萬不少靳
也。改正朔易服色猶曰未遑而朝冉從麗器印竿
通西域竭所恃以事無用不為哀止也。夫自天地
不能常侈常費况國乎語曰江河不能實漏卮此
善喻也。今庶人之家相戒以勤苦相忍以饑寒脩
其業而息之雖遇凶年而美衣安食者必是家也
有相娛以酒食相狃以宴樂屑越其困窮蓋藏一

館課標奇

九卷

百廿

富春堂

雖不極言
所以生財
而意已備
矣

遇凶年而飢餓流離者必是家也。夫國何以異于
是故國有三計傳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
疾用之者舒故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
年之食以三年之通可以九年無飢此則國利而
民亦利百世之計也。其次則官天地之利酌盈濟
虛其所入僅足以供所出國不告竭而民亦不至
于病此一歲之計也。若夫出浮其入求之愈多而
用愈不供此則不終朝之計也。嗚呼為國者之于
此三計也可以審所出矣。

評 玄思灝氣雅調兼六詞滾七千餘言悉中矩

獲非學富石渠者不能可以稱雄枕苑矣

讀漢史平尾

論諫博奇

八次卷

百五

書春堂



讀漢史平尾

觀非學富石渠者不能可以稱雄枕苑矣

焉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傳新德

起靈籍琳
亭而声調
洒洒自別

甚拔功名之際難居也懷自滿之心者恒致於招
尤而拘退讓之節者或不足以斷國是以一君心
古之君子有同其成功而所以居功則異者此其
設心積慮必有至當之畫而未可以不察之迹議
其後也余觀漢史馮異脫光武於蕪亭澤沱之厄
而大勝於赤眉之戰炎劉之緒藉以中興充國燉
煌而先零來歸西土屢世之患遂安枕而無事斯
兩人者絜功而按烈相等埒矣然而馮異口不言
功一時人心無不願屬大樹將軍者乃充國則違

備課標奇

九卷

百二十

富春堂

氣貫日大
而層峯疊
嶺不可為
狀

浩星賜之請而自以意對策案指陳功狀豈異明
於下人之道而充國顧閭勞謙之吉哉此其迹殆
悼蓋而不相畔而後之人執空文以評臨百世之
前不能無惑矣余嘗顧兩入之心與其時勢所遭
及夫君臣相與之際然後有以得其當而非可以
伐不伐之迹軒輕其間者語曰功蓋天下者不賞
勇畧震主者身危是故靈龜近灼其井近涸勞而
不德君子所以明哲保身也然事有出於天下之
公而非係於一人之私人主以其好大喜功之心
專制于上而下之人靡然從之莫敢異指吾他排

其非而擇其是而卒以成功如是而復以貪功為
嫌以獵退讓之名則人必以吾之是為僥倖萬
一之計而其初議愈膠結不可解故不得不自任
其是今夫人皆知夫遲鈍者之終能有成而輕發
者之難與慮事也嗟乎茲所謂老成憂國之深者
矣昔者高帝提三尺而帝天下信越之功居多帶
礪之盟未乾而醢戮之禍尋及矣雖帝之寡恩亦
信越自取之也得齊則請為齊王伐楚則侯列地
而後會稍有挫抑即鞅鞅出不平語二子以蓋世
之功事多忌之主而詡詡然自伐以凌人其及也

館課標奇

九卷

百七

富春堂

譚二子事
甚難而筆
力蒼勁尤
勝

宜矣彼馮異者即光武之信越也信越以伐功見
禍則異以不伐自全亦理與勢而當然者而槩以
律充國之功則固矣方先零之倡亂也宣帝遣充
國及破菟強弩二將軍征之自將軍以下在朝之
臣誰不曰滅此而後朝食者乃充國獨以屯守為
計所條便宜十二事犁然如指掌帝猶屢難之彼
其初必令之將軍與俱者謂充國難獨任也既而
充國堅主其議不少撓沮然後先零困服罕开自

虛虛定定
如用兵然
步驟揚馬

歸雖其謀已効顧於帝之初心已倍馳矣假令充
國遜屯守之功復歸功二將軍二將軍固習帝之

一段客一
段而開闢
正及自是
作家

二子斷案
數語盡之

說者也。必將悔其言之不誠於前而欲其成功之晚示之以邊功可圖之釁而益滋其侈大之心。將以老成為不足用而新進喜事之謀乘間而入。此充國之所憂也。故寧以功自任使知成功之用在彼而不在此。其所以抗明詔闢群議而堅守屯田之策者。誠知先零之可以計困不可以力取也。庶幾宣帝憬然覺悟。知夫老成長慮之見終非新進喜事者所能逮。而欲舉事於天下者。寧有所持重而不發。而不可以輕為取敗云耳。蓋國是之從違為重。則巽讓之細德為輕。將以端君心之趨向。即冒貪功之誚無恤也。馮異雖大有功。至其始事發謀與充國殊科矣。賞罰之權自君王之優劣之。非自人辨之。又何屑屑然以言語爭勝負而蒙人之忌。取君之疑邪。蓋異之功止於一身。而充國之功則國是君心胥係之。雖其居功之迹不一。而籌度於君臣人已之間。以全其身善其君。則均適於道矣。余考宣帝之時。去武帝未遠。捷伐四夷。海內虛耗。豈武帝之性盡然哉。衛霍諸臣導之也。即充國不自言功。歸功二將軍。安知帝不以衛霍望二將軍乎。高帝而後。吾保功臣者。莫如光武而馮異尤

柳楊及愛
長可端倪

幹旋回互
筆如轉丸

論議標奇

九

百元

富春堂

為親信然當其破赤眉入長安也有上書告異欲
為咸陽王者光武寢其誘而以璽書慰勞則其不
伐之功素有以結主之知也不然則誘者之術中
矣夫惟有充國之言功然後宣帝知禦夷之畧在
於自強而泯其憫然勤民之心惟馮異之不伐然
後能享茅土之封而免韓彭之禍則宣帝之不為
孝武與光武之不為高帝二臣與有力矣不然以
充國之老成持重必能為退讓無難者而反出馮
異下也故使充國居異之時則何有於伐使異亦
若充國時亦未必嘿嘿已也可徒以迹之殊而妄

議論中援
古無痕訃
品甚嚴陶
解之工不
遺余力

議之哉左氏論鞍之役晉有三帥異功而不居而
仲尼於夾谷之會直書其功以垂示來禋聖人蓋
有深意於其中而退讓之說斷非所論矣豈以孔
子之聖不逮一良將帥也邪大都臨事者當酌於
理之是而不必徇一時之名論人者當原其心考
其時與勢而不必其迹之合是故逕實之難則同
而或亡或避峻坂之險雖均而或行或止證父非
直而密造逆謀歸衛天子者又得免於罪咽李非
廉避水縱糧卸衣卸祀者則皆稱為介數馬以對
與漢墮文書者均得大臣之體不負崔公與治奪

軍符者。咸。遊。賈。友。之。謂。彼。固。各。有。攸。當。也。若。夫。徇。名。而。不。酌。諸。理。沿。迹。而。不。稽。其。衷。則。縱。父。伏。贖。者。與。遵。海。同。孝。狎。狂。避。世。者。與。首。陽。同。仁。矣。此。幾。微。疑。以。之。間。宜。辨。於。早。而。善。學。下。惠。者。必。且。其。所。不。可。者。始。也。吾。固。因。馮。趙。二。君。之。事。而。備。論。之。以。驗。夫。後。之。臨。事。與。觀。人。者。

評 玄思顯氣雅調英詞滾滾千餘言悉中矩

矧非學富石渠者不能可以稱雄執苑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論', '評', '矧', '非', '學', '富', '石', '渠', '者', '不', '能', '以', '稱', '雄', '執', '苑', '矣']

韓衛公不分善惡黑白論 林堯俞

振起自生
高須波瀾

机流識卓
妙品

天下之患非獨小人為之也。君子亦有過焉。君子之道何也？好驚於標，植而不察，於事端太露於町畦，而不詳於制爰，激於意氣之奮，而不及長遠之慮。凡此皆君子之過也。是故天下之事有不可表露者，則必有所蓄，有不可橫發者，則必有所忍，有所難圖者，則必有所深慮。夫惟能蓄而後天下莫疑也，惟能忍而後天下莫忌也，惟能深慮而後天下莫不容也。此弭奸之術也。今令賢不自提衛而立邪，正兩角而馳，其是非之數有所分矣。然而成

館課標奇

八卷

百三

寫春堂

悲歌慷慨
神有古風

敗兩相反者何也？小人之事雖邪，而其術嘗深，恍惚而未易窺，君子者心雖無瑕，然或狷介而少容直，遂而隘於度，以故謀未發而人已疑之，功未遂而人已忌之，尺寸未施而害已隨之矣。昔者常性陳蕃實武之忠，席官闈之寵，身為上公而不能鋤刑餘之堅，其故何也？蓋當漢之季，弄人之禍深矣。彼且耽於然日側，視於諸君子也，而諸君子競為名高，不自韜匿，蕃武又欲盡去其黨，無遺類焉，亦少苛矣。禍不亦宜乎？其後李德裕在唐，可稱能臣，然競以牛李之黨敗名位，弗終為世深悼此二三

小人之害
人亦國類
然經世之
宏法也

館課標奇

九卷

百三

富春堂

公者其於國非不忠也。為謀非不當也。甚者蒙戮而次者遭讎憤激之生害也。故嫉惡太嚴者謂之招怨多。行過甚者反以噬臍。小人之媚。明君子之患也。古之君子其待小人未嘗有假借也。然世稱明恕焉。和正不好之謂明。藏疾納汙之謂恕。明恕而行。裁之以禮。又何患也。夫猛獸之踉蹌也。而觸其怒。未有不害人者也。惡策筮蕭艾而鋤之。反以傷衡蘭者多矣。故曰刺核太至。則必以不肖之心應之。夫令小人而以不肖之心應也。將為力愈難。畏禍而寬忍。則亂滋。抑按而不揚。則害成。微裁之則重其忿。而恨積。大戮之則激其交。而事起。天下之勢因以決裂。而不可解。故在易泰之交曰包荒。用憑河不遐遺。朋亡夫有包荒之量。有不遐遺之智。有朋亡之公。而後可以濟憑河之勇也。聖人之為慮深矣。人臣惟不察於斯義。是以不失之長奸。則流於樹黨。長奸難治。樹黨起釁。所由敗也。漢唐之季。可監矣。故善為國者。扶植善類。而不為名高。抑遠小人。而常使之有所容。無所容。必憤憤必激。水激則波濤。生人激則智謀。奮君子激焉。而為善。小人激焉。而為不。吾皆勢有固然。無足怪者。昔宋

處之以寬
實制之以
嚴若子待
小人當如
此

仁英之朝號多君子然茅拔距脫之詠小人歎其
心焉久矣故不旋踵而皆以逐去韓魏公深沉卒
匡社稷記者謂其善惡黑白不甚大分以故人不
忌之嗚呼此所謂大臣哉

評 辭渾七其逼古議鑿其宜今而含蓄萬
永模寫入神文中有畫者非耶

館課埭奇

九卷

百三

富春堂

精編重口其真古難鑿其宜令西合皆真
思入焉平世無能大自從

臣出露暗其善惡黑白不甚大分以故人不
忌之嗚呼此所謂大臣哉

李沆不用浮薄不行陳請何如

莊天合

首設証論
詞皆自
灑然自揭
出相道方
可下手着
意

人有病寒而欬者延醫脈之醫詡詡然自矜也遽
投一劑而疾愈劇乃集群醫雜進方書百試而百
弗効也里父老謂之曰若知病乎主虛而補弱氣
為主食為輔子盍退而衛其主實其輔乎于是謝
醫却藥越三日而疾已嗚呼此相道也夫世之小
有才者誰不趾高色揚欲迫得以為功而以意見
揣摩者又誰不鼓唇調吻倭倭之老寧實無華寧
千萬一之中以自售其能然而拙計之宰必者
靜無燥寧國家無敏銳之才而不使人受缺怠之

館課標奇

九卷

百五十四

富春堂

第言不用
人則媚疾
者藉口矣
第曰不陳
諸則壅格
者飾說矣
要見斷不
常用不當
請者此是
章見

患寧一時無煜霄彪炳之聲而不敢輕議紛更以
傷國家和平之福蓋所憂者深矣宋李沆入相帝
問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此竅為先又曰吾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
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夫沆所稱浮薄喜
事及諸言事利害者非必皆洛陽年少通達國體
又非必皆鼂董之條對宣公之奏議為民社稷計
長父者也君相不答而悞用之輕徇之安知英俊
豪爽不為啟亂之階乎捷談偉辨不為基禍之本
乎今所謂利異日不有以為病者乎今所謂害異

臆列四事
五吳洞晰
利弊

日不有以為利者乎故沉之不用浮薄不徇陳請
余以為可以消人主好大之心可以使群臣奉法
循理可以與民休息可以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
夫人主蒙安襲慶而負英明之畧往徃厭故常而
喜新奇浮薄者復以哆辭佐之雄心寧有既乎惟
夫老成持重之人請于典故陳說興亡治亂以潛
抑其沾沾自喜之氣而不搖喋喋生事之口然後
國是一民志定而天下無意外之虞使神宗得沉
而相之則熙寧之禍不作故曰可以消人主好大
之心上者下之鵠也上好目則下飭觀上好耳則

館諫標奇

九卷

百三五

富春堂

風雨不能
輟其音露
霜不能喻
其色

下飭聽弗示所好而一以成法從事則天下不游
意于法之外亦不惰怠于法之內百職具舉而上
理可臻蓋新法行而章呂之徒爭以苛急相高安
石實導之故曰可以使群臣奉職循理利不倍不
易器功不百不變法海內平矣憲度脩矣即與天
下相安于無事可矣若復更令改制以煩天下是
趣之亂也故曹參以醇酒醉言事者而民歌寧一
故曰可與民休息勦業之主艱深險阻備嘗之矣
諸所建置懲前慮後周細密而後來議者猥以一
時之利害輒欲改而更張之近睹眉睫遠蔽丘山

然有當
于人之
心

宛轉深至

自非君相獨斷于天下之蔽必自此起蓋漢文
未遑禮樂而高祖之制維持至二百年而後壞故
曰可以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天主不好大則根
本固吏皆奉職則惠澤流法祖則紀綱不亂息民
則尤氣不索兼此四者可以言相道矣或曰浮薄
不用得宰臣之體如必槩陳請而悉罷之謂阻塞
言路何余曰沆為相日取四方水旱賊盜奏之以
動帝聽使其心常警戒不旁入于聲色狗馬土木
甲兵祠禱之好即中外謀士計臣有所陳請亦奚
以易此也故不用浮薄必用敏慎不徇陳請必效
忠謨余于是益信沆之為沆深也嗚呼沆其真名
相也哉

更周匝
館課標奇

八〇九卷

百三十六至百六十六富春堂

李沆不用浮薄不行陳請何如

喬胤

言思妙解
馳而不放

大臣以天下為心。故其計急於安天下而不急於收天下之名。夫古今論大臣則曰兼收並蓄開誠布公以為是。故大臣之體耳不知大臣而自顧其體則形迹有所必存。議論有所必畏。或至委曲徇天下以取博。大強幹之名而國家反任其禍。非真識體者也。大臣者獨觀廟堂之上洞悉八荒之情。精謀遠審。却顧長慮。惟務計國家之便安而已。無所與天下可。以有為濟。則博。大強幹延天下之議。

館課標奇

卷九

百廿九

富春堂

而不為。徇天下可以無事集則安。靜畫一信一已之意而不為。私夫有為之功。可見。故人臣之名彰而天下治。無事之功不可見。故人臣之名晦而天下亦治。無事而治天下收其全福而為而治天下固有受其弊者與其名章而天下受弊故不若名晦而天下蒙福也。而况其時之不直於有為也乎。李文靖宋賢相也。其為政不用新進喜事之人。而至四方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意彼豈不聞吐哺握髮上相所務明目達聰聖人所貴而故逆有能之士。開讜議之門。裁蓋所謂急於計安天下而議論。

筆勢迅發
洞視千古

形迹有所不顧者也。今夫天下之治猶之一身然。方其元氣完固。精神榮衛充仍。強澤也。當此之時。雖有岐俞之術。無所用之。保合休畜而身已安矣。有躁丈夫者。謬信庸醫。求以益身。試無妄之藥。投金石之劑。其究非惟無益。一旦攻劫為害。百病叢起。而禍隨之矣。故夫世否而吮濡。養亂者。是身病而却醫也。世平而紛擾。攘射者。是身強而試藥也。皆伐壽命之道也。文靖之時。太祖太宗忠厚之規模。已定。趙普齊賢諸人。拮据之謀猷。之新一時。君臣相與同心。昭翼計百年之安者。可謂盡之矣。譬

之於人。非所謂元氣淳固。充物強澤之時。故其時可以靜鎮。而不可以躁擾。可以優游。致平。而不可以紛更。生事。文靖知之。故寧黜却浮薄使。我無容人之名。而不使國家受多事之擾。寧能却陳請使。我有畏事之誚。而不令國家有啟釁之咎。此非老成體國。純心而無所圖名者能之乎。且夫新進喜事之人。其氣甚銳。其才多炫。耀揮霍而可觀。非盡下品也。惟其貪功而玩禍。狃進而忘退。使人淫其浮說。而無所底竟。是以其計不可長用。四方所陳利害。其間寧無豪傑所摩畫。明詰所經營。非盡

所謂神未
氣來者

竅說也。惟其更始而難為力，害成而拂於衆，得未
毫末而失已，尋丈是以其說難以徧徇吾國家方
治。平無事既無所藉於二者，以為安而乃拘擥英
惑，不自信決將以招名聲於世。悅小辨忽隱微，是
范睢虞卿效於前而棘荊白馬售於世也。不幾畫
蛇添足者哉！昔曹平陽代蕭相國為相，日飲醇不
治事，吏長厚少文者，白以為丞相，吏至欲言事，輒
飲以醇酒。丙少卿代弱翁為相，上禮讓好寬大，於
賊吏無所案，至俠蕩醉醜，丞相車終無所問。何者
視隨異同，寬嚴相濟，大臣為國固不斬於同，斬於

館諫標奇

○九卷

百四一

富春堂

精采不窮

治耳使兩君存形迹，顧議論則平陽將不旋開耳
而無任少卿將不疑柔，如而寡執也哉。故夫大臣
先於識體識體先於審時，易於需則言飲食燕樂
於壺，則言幹蠱用譽，惟其時也。時視時隨，故曹不
媿蕭時寬，時猛故而不媿魏時有為，時無事故文
靖不媿趙試諸賢，乃若當幹蠱用譽之日而襲飲
食燕樂之為口實，文靖而索世之治也，吾不知其
可矣。

評 組織若錦澄泓如練，吳鉤霜刃何等逼人。

四方言利病一切報罷論

區大相

起有法度

嘗謂立法固難守法亦不易夫創業者竭心忠於一時以為子孫定章程而計久遠豈不甚難矣哉以其立之甚難則前人之法既已精詳周密可以垂之百世而後之人循其故而時飾之至矣乃或亂於群議狹祖宗之制而紛更之其究也至於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不亦可慨也哉故守法亦不易也在宋李沆有言吾居重位無補惟於四方所言利病一切報罷差可報國耳夫相之責甚重也

館課標奇

九卷

百四

富春堂

坤夷委婉

四海之大萬幾之繁君與相共之而乃宴然於上中外利病幾至弗省其能無壅蔽哉噫此沆之所樂於無事者則以寬大自持而喜於有為者則以明作自奮然二者用各有宜而施之不當必均有其弊焉何者當積衰之後而務為因循則必有委靡不振之患若夫上下恬熙外內無事祖烈未泯而成法昭然吾日兢亡焉守之而弗墜其緒亦可以致治而忽此不為又擾之以多事則其所傷必多而國家又奚賴也故伊尹傳說古今稱賢相也

有生色

舞上落上

夷考其告君一則曰君罔以辨言亂舊政一則曰
 監於先王成憲夫尹與說之光輔其君豈不至感
 歎而所言不過若此此可以識治體矣且夫人君
 一身其位至尊也其欲至易縱也而天下之人窺
 伺其側而思以其說進者又至多也以至尊之位
 而縱之欲而席累世之安彼方恃其銳氣欲快其
 心於一試而新進之士駟驚於功名者又從而廣
 侈其心曰此卑卑者不足言也某為利吾且興之
 某為害吾且革之而成法不必拘也議論紛紜而
 上無所持政令無章而下無所守而天下始受其

館課標奇

〇九卷

百三

趨趨之思
益於毫端

敝矣吁可畏哉沈當咸平景德間正恬熙無事之
 日而真宗以英賢在位當是時貪功喜事之徒豈
 無窺伺其側者乎吾狗其所請則天下之欲以其
 說進者皆將掉臂而起或以興利進而利未興或
 以除害進而害日甚至有以一時之利而遺害於
 無窮以一時之害而失坐無窮之利者夫使其言誠
 當於利病猶懼其更張之無漸也乃皆空言無補
 而反以召禍謂國計何謂民生何此沈之所為慮
 也是故持之以老成鎮重之謀而不奪於說說之
 浮議由是明主受成於上而無好大喜功之心群

融石吐雲
隨風散米
凌雲駕霧
之才

臣務奉法循理之實。而不致僥倖於常法之外。天下不見其作為之迹。而享清靜和平之休。此豈有他術哉。前人之立法。其於利害之故。既以講之甚熟。而圖之甚詳。其或當世行之。而後世以為不便者。蓋法久而弊生。非其初則然也。即有所措置有所振刷。要以復其初耳。已苟前人之法。不至於廢墜。又何必舍其故。以資游談。而行苛政也。哉。然則沆非因循也。惟其當國家承平之會。而

祖宗之成法。犁然在焉。是惟守法。而天下之治。舉矣。自是而後。僅再傳。而為神宗。蓋所謂英主也。安

館課標奇

九卷

百四

富春堂

石志在有為。而三四新進。扼腕而談時事。紛紛瞽亂靡所。歸一至于民生困而兵燹開。悔已晚矣。使安石而守法。如沆豈。還有熙寧之禍哉。故昔之為相者。若曹參之務清淨。至以醇酒醉言事者。而魏弱翁佐宣帝於中興之日。惟條奏漢家便宜故事。大臣之事。君固如此。使後世為相者。鑒伊傅之訓。酌寬猛之宜。無不事。無太多事。一惟祖宗之法。是守。而無使蠹生於其間。是不勞而致治之術也。是所謂相道也。

牧混精確

評 深沉高澗。而格蒼然。悠然如秉笏。

大明廷奉珪清廟森森峩峩臺閣之筆也

正國其儲作宜符其經營之始公同成文為

廣狹鳩生元材架柱計長天 四方言利病尾

址嗣奉李之榮早救隘擊不出戰圖旆之中心

其見其心王青公可古

錦標標奇

〇九卷

百四



太任之重君固如此使後世為相者登伊傅之朝
酌克運之理無不事之在大 四方言利病尾

是所謂相通也

師我奉珪青廟森森峩峩臺閣之筆也

本朝立國規模綱目如何論

周如砥

戒此光芒
詞成庶謬

立國其猶作室者其經營之始必相度方隅。詎容
廣狹鳩工庀材絮短計長大匠者迺引繩持墨。躬
址闢基率之崇卑數隘舉不出範圍。疆理之中此
其規模也。垣墉必固藩衛必嚴棟梁必擇而凡所
以維持措置於其間者此其綱也。若夫勒模斷塗
陟茨列椽楠通戶牖纖微曲折亦必綢繆脩飭焉
此其目也。惟規模宏遠綱目具備斯可以稱巨麗
矣。立國之道何以異於是。蓋自昔英君詎辟創業

詔謀標奇

九卷

百樂

富春堂

世統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惟其議法於初
也。至精至備。故其貽謀於久也。不愆不忘。即三代
稱比隆矣。而以成周為獨盛焉。亦以其規模綱目
監夏殷而益之。謨烈佑啓咸正。罔缺使子孫千萬
世守之。雖至今存焉可也。知成周即可以論

精嚴渾厚
冠裳珮玉
之象

太祖天挺神智躬擐甲冑提尺劍逐群雄奮淮甸
之閒掃胡元之穢及其得正統膺大寶經綸草昧
講畫精詳而成祖興師靖難踐祚承乾運英睿
之謀計靈長之策當其特名巨碩輔畢智殫忠相
與考究贊襄於其下。監歷代之流弊。做成周之遺

以正運可
練今為古
而中多能
詣天才

規凡鉤極。敷猷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立綱。陳紀所
以著之。章程頒之法。制者二祖之立國。固卓越
百王。範圍千載矣。今載在祖訓。會典。諸令。甲冑書
方冊。所陳科條。至密。固未易以更。僕數也。竊窺睹
大者。如削平。潛偽。肅清。宰夏。嚴明。迪亂。底懷。並流
至於。昂新。以革其敝。貴節。以釐其蠹。者悉裁。自淵
衷出。於獨斷。如兩京並建。形勝得矣。十三省分列
疆域。理矣。尊號未上。而立宗社。以重本也。戎務方
殷。而設學校。以崇文也。改元。三中書省。而置六卿
使政本有所歸。去宋之樞密院。而立五府。使兵權

能課標奇

卷之九

百聖

富春堂

春春昂裁
一字不能
瑕瑜之矣

有所統。閹寺止給。掃除之後。后戚弗干政事之權
五刑不得復用。欽恤之仁也。四夷不得輕伐。窮贖
之戒也。南郊饗帝。而一歲一舉。足以通幽明之故
祔服紀元。而一世一改。足以正曆數之傳。祀典舉
而四瀆五岳之封。號盡除。經術明。而諸子百家之
偏駁。無取。春宮之屬。不設。官杜平。盤之禡也。藩國
之封。不攝。民事防。淮齊之變也。殷啓萌賢之篇。昭
臣度也。存心省躬之錄。示君範也。卧碑監規之頌。
正士習也。資世教民之訓。淑民行也。別善惡。則有
大誥。以示勸懲。詰姦慝。則有大明。律令。以權輕重

精融中流
支非大力
量不能

諸司有職掌而內外大小之相屬稽古有定制而
尊卑貴賤之相安禮儀酌於牛諒履其中矣樂章
定於陶凱宣其和矣此則舉其綱耳至若朝覲貢
獻之儀章服品式之制爵祿等威之辨奢僭侈踰
之防兵食屯監之法征輸稅役之務至煩委也亦
莫不交通盡利經理適宜統紀相維纖悉具舉豈
不燦然明秩然備哉蓋二祖創之歷聖守之潤
飾鴻猷昭垂燕翼培植既固締造惟勤將使後之
嗣基紹服者即委裘之主而亦可以享垂衣之休
也今夫守三尺出一令於殿陛之間薄海內外朝

龍標標奇

卷八

四八

南春堂

膚厚而高
矯上古風
橫溢筆底

發夕馳雷厲風馳無敢有攜心越志者威名靈爽
侔乎造化而紀綱法守足以警服華夷固如此也
不則土木啓闢杖竊柄劉賊之亂寧藩之師何異
漢之王重宋之徽欽與夫黃中淮南之變邪然皆
不移時旋踵而轉危為安易亂為治者國威素著
而皇猷易布也憲度肅將而人心易愉也錄斯以
談其係於立國之規模綱目者非淺鮮矣何也周
監夏殷而損益之本朝則懲漢唐宋之失而斟酌
之是故可以獨超前代媲美成周也譬之作室者
然雖公輸運巧班倭矢能其所範壘疆理之者既

極其宏遠而所以維持措置綢繆脩飾之者細微
周折靡弗至焉固可以繫苞桑奠槃石也雖風雨
之或侵危輪之偶失苟一葺整而緘固之又奚損
於室之巨麗乎噫舊章具在成憲可監也是在聖
君賢相主持於上率作以省其成而已矣書曰有
典有則貽厥子孫丕顯丕承先於謨烈愚何幸躬
逢其盛

評 勢如懸河機若走珠而轉析形容才情飛
舞

安攘要務論

馮有經

人法多論
自起越

夫中國之所以常尊四夷之所以常服者何也別
蠹振惰先于飭法重公奉職本于任人法飭則天
下之殺治者無所容而任得其人則益得以行天
下之法是故天下常享和平之福而永無侵猾之
陳者人與法為之維持也法者何賞罰是己人者
何將相是己公之言安攘者徒見夫轉輸餽餉其
用易匱也則曰食誠宜足疲士弱卒其氣易摧也
則曰兵誠宜強朽甲鈍矣其鋒易挫也則曰器械
誠宜精卑卑淺隘其攻易入也則曰城郭誠宜固

館課標奇

九卷

百五十一

賞之倖得
者什八罰
之倖免者
什二今日
可謂有罰
無賞天

寇卒至而內不開者殆也則曰烽燧誠宜明敵有
謀而已不覺者疎也則曰間諜誠宜密夫是數者
誠捍內禦外之畧人既不知之哉而天下奇傑之
士亦既無有能之者哉然謀之者紛紛而事實竟
莫舉為之者役役而功効竟罕得者何也則賞罰
之法弗飭焉故也夫賞可以倖得則忠勇者無所
勸而罰可以倖免則庸惰者亦有以自容如是而
欲其群策舉庸功奏者必無之理也是以愚且弱
者則獲常襲循循焉而無他而其智且勇者則
將炫智逞勇挾勢負氣以撓國家之法而莫肯用

隨處照應
無一字居
弱處稱大
家

持論尚多
端囁噫唯
言之矣

力皆不過。編取名。位高。廉廩。食以爲天。下之蠹物而已。故曰法不可以不飭也。然自古豈有無賞罰之國哉。臣職受職于平日而考成于一時。有司者議其功罪而上之。其曰可賞則資予之擢用之矣。其曰可罰則貶斥之斧鉞之矣。是故未嘗一日廢焉者。而人竟莫爲之勸懲與無賞罰同何也。則其將相之人弗得焉。故也。夫任一軍之賞罰者將也。任諸將之賞罰者相也。相非人則其好惡頗好惡頗則銓衡不平。是故或以私昵用。或以私怒黜。而將遂弗得人矣。將非人則所以進退乎三軍者不

中其宜所以紀錄乎。功罪者不核其實而三軍無立功之士矣。智者抑則人思儉。其智勇者詘則人思戢。其勇而呢愚懦苟且之徒。又安望其有仗節抗義之想哉。故曰人不可以不任也。夫相賢則將可得人。將得人則三軍之智勇有所奮而西夷不敢窺不覲之詩乎。殷武高宗之所以平荊楚也。而其詞曰不濫不濫不敢怠遑。六月周宣王之所以逐獫狁也。而其詞曰文武吉甫終之曰張仲孝友。意讀詩者繹而思之。可以知安攘之要務哉。

評 昔楊素自言其成功者以已賞罰明也。則

賞罰之說當矣顧今之所謂賞罰者可勝
道哉人臣出萬死不顧一身以舉事而文
若者以墨之吏曉曉烏洗垢索瘢吹毛求疵縣官
一日投杼受禍獨烈及其功成之後必百
計黃綠士有與主總得受金錢之賚高不
過執金吾耳是賞無通侯之爵而罰受斧
鉞之誅賞則徠之於孔 乃而罰又操之於
衆口下之莫為之効懲者坐此乃歸於將
相不得其人豈其有所忌諱而不敢言耶

不惟黃綠士能與主鬻爵受金錢之賚萬不

其詞一日計林受爵受金其詞之效必百

墨之吏曉曉烏洗垢索瘢吹毛求疵縣官

一日投杼受禍獨烈及其功成之後必百

計黃綠士有與主總得受金錢之賚高不

本始論

唐效純

形容世風
曲盡而勻
尤英偉不
凡

夫世變之趨於下也猶江河之不可禦也是故論治者必本其始而圖之斯天下可從而理已夫始也者初也古也古初之始人愿而忠俗醇而厚風敦而麗道公而正天下熙熙乎盛哉洎乎人文日開習尚日異忠漸趨于諂厚漸趨于薄麗漸趨于澆正漸趨于頹天下之人爭鶩于佻嫫脂膏之途競奔於紛紜機巧之轍於是古初之治始斲削不可回人見其斲削之已極也則以為古初實然安於其陋而不知其本始而維之斯亦未洞於治之

館課釋司

九卷

百五三

富春堂

幾也嘗試論之凡物之有始也譬之猶水之源水之根乎潢污之蹄冷河溷之也有澄其源者即潢汚可以燭鬢眉萎菊之寸株霜壓之也有沃其根者即寸株可以參雲漢夫治亦若是而已人之始生也于于顯顯心意之欲未廣耳目之蠢未生鳥知有佻嫫脂膏之能紛紜機巧之枝哉進而髻非去其初十之二三矣進而弁首去其初十之五六矣進而壯其室去其初十之七八矣又進而父而耆而耄而老則去其初之于于顯顯者將至什伯十萬而亡幾何矣孰其亡幾何者而遂謂斯人之

疎散成

多中短尺

而足能百

端尤莫可

到信哉文

童家自有

措諸不在

子句之前
以駭人耳
目也

終不可與反初而不知其初固存也即一人而天下可推已而世之談治者以為唐虞三代而後其人皆澆訛難化倡為一切苟簡之說以邀賣人心時君世主方且惛焉計歆以輸安而襲舊則治之不唐虞三代若也或者天人之過也且洪荒之時無論已即以唐虞論之當其時大題不斲其始為宮室也避風雨而已矣大輅不飾其始為輪轅也但服乘而已矣五采彰施其始為袞冕也別章服而已矣六律諧和其始為音樂者享神人而已矣夫以聖人之才之智豈不能騁般慳之巧窮易牙

雜錄

卷九

百五

富春堂

惟詞一新
非襲人口
吻者讀之
鏗然有聲

之味檀造父之長備齊王之袞竭師曠之聰以安享太平而尊居九五願以為人心之欲無窮吾作法於源猶恐不足以嚴塞其實而峻樹其防而不虞夫末流之終不可禁也是故有柱瓊宮於章華之臺即雕題非完字矣有羅八珍於建安之宮即大牢非盛饌矣有窮游娛於建武之夜即趙客非善御矣有衣翡翠於建隆之朝即藻繡非華飾矣有舞霓裳於宋園之曲即韶護非大雅矣蓋人心之欲至於如是而任世道之責者猶不知反其本初以維持於萬一而徒泄世習指取封德彞澆訛

一束括盡
一篇之旨
祝園神王

之說以為曰實亦左計矣夫質之流於文者勢也而抹文必以質儉之流於奢者勢也而抹奢必以儉是故孔子論禮樂則從先進而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達也而有志焉厥旨深矣及門之士惟顏子庶幾乎此故與之斟酌四代而用其中蓋聖人之急於反古也類如此後之君臣果能探孔子之心樹顏氏之志鑒於叔季之所以失而師乎皇王之所以得則唐虞三代之治吾以為不難復已作本始論

評 論列似唐宋疏議文章駁々入漢魏矣當

館課得奇

九卷

百五

富春堂

當是作家

九卷終



